

第二編

通俗文類鈔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7211B

通
俗
文
類
鈔



通俗文類鈔二編序

去歲春暮正新文化思潮澎湃湧現之初予因就儒釋語錄及古來謠諺詩詞筆札中擇其文話錯出者輯爲通俗文類鈔以爲學者研究語體文之參證刊行以來寒暑一周版已九疊其以一變爲未足而殷殷以續編爲請者案頭之書多如束筍至謂新舊文化之溝通實賴此編爲嚆矢譽之過當未敢承也不揣固陋復輯是編宗旨蓋一如前云

民國十年六月新新子識

通俗文類鈔二編目錄

儒家語錄

禪門語錄

樂府

詩

詞

尺牘

通俗文類鈔二編

儒家語錄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因自家入井中。被井箇拘束了。其實與那井沒相干的。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便不爲井所拘束。却入井中。也不害。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追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以上程

明道語）

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好。什麼叫做氣象。便是在那辭令容止。輕重疾徐。上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呂原明語）

凡事不必須高遠。且從小處看。只如把一金與人。與把天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把天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物底心。把一金與人。如天下與人相似。又若行千尺臺邊。心恐懼。行平地上。心却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平地上一般。（謝上蔡語）

或問先生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卽補之一。皮履已敝裂。亦不易頭。上烏巾用紗。不過一二尺許。乃以疏布漬以墨汁。作巾筆用。禿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粗惡尤甚。人乍見者。必以爲不情。而先生處之平生不改。此是性邪。抑愛惜不肯妄用邪。若使愛惜。亦不應如此敝陋。深所未曉。先生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去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不是把有限的光陰白費麼。世人不知。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爲怪僻。我見世人役役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付他不暇。可發一笑。（張橫渠語）

爲學惟在力行。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故以行爲貴。（張橫渠語）

某之學。初無多言。舊所學於老先生者。只云由誠入。某平生所受用處。但是不欺耳。今便有千百人來問。某只此一句回答他。（以上劉元城語）

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須要看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朝夕磨礪。不做。到古人不肯休。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袁絜齋語）

包敏求問下手工夫。象山曰能知天地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於不善。敏求曰。不善未嘗敢爲。象山曰。此是硬制將來。甚費力。敏求曰。以今年較之去年。殊無寸進。象山曰。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而爲之。此是不長進。若泛然求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他日謂敏求曰。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勤懇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今吾友守定。如何得活。敏求由是精進。

人要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個個無非同胞。扶其善而救其惡。乃是義所當然。偷着一點人我之見。便失了同胞情分。(以上陸象山語)

自己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儉。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沒時可補。謬云。寅年吃卯年糧。只此便是破家之漸。當謹戒之。

其有入少而用廣者。但當一味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可省則省。不要硬綑場面。免得干求親舊。通借錢財。招那恥辱。

居家之病有七。譏笑。佚遊。飲食。造作。爭訟。玩好。惰慢。便是犯了一病。便能破家。（以上
陸梭山語）

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
正所存者實。信所當信。恥所當恥。持身謙遜。遇事審細。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
君子路上人。（呂東萊語）

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服。最是那不大段的計較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
難爲驅除。（李延平語）

損人便是損己。愛人便是愛己。人人能推己及人。那損人利己的心。自然沒有了。
時人心中自謂。今且如此度日。俟他時如意。當儘意快樂。不知今日無事。卽是至樂。此
樂知之者却也不多。

先公一日閒步到蔬園。顧謂園僕。吾蔬間爲盜者竊取。汝有何計防閑。園僕姓余者曰。
須拌_{音潘}。捐棄也。少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欣然顧簡曰。彼不是我師麼。（以上楊慈湖語）
(接簡爲慈湖名)

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答曰在世間吃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

問人之思慮有正有邪若是大段邪僻之思都容易制惟是許多頭緒看似沒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則莫要思量便從覺下做工夫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不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一粒白豆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一粒黑豆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來白豆多黑豆少到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個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底思慮何難之有（以上朱晦菴語）

溫公之學始於不妄語而成於腳踏實地學者明乎是則暗室不可欺妻妾不可罔（劉漫堂語）

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自然可以開發吾的知識日就高明涵養

吾的德性。日就廣大。乃見得聖賢言近指遠的意思。便見日有進境。若只作言語解著。則意便死於言下。那得有進境。（輔傳貽語）

有人一子名光。一子名梵。音帆。一子名晃。戶廣切。其父遠出不歸。光者子細探其蹤跡。知其北往求之幽燕。梵者不子細探討。乃求之南閩。晃者在家嬉游而已。一日光得其父以歸。梵索然而歸。光以責梵。晃亦以責梵。光可責也。晃不可責也。梵雖行路差尙曾求父也。晃坐於家。不曾求父。乃責梵之不善於求父。今之人。不曾求道而空空的議論人。何以異此。（葉平巖語）

凡事理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底。有不由自己底。有義在。不由自己底。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也不妨。若人欲之萌。卽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萬無終日不思之理。要當致精於可思慮處。疑而後問。問而後知。知之真。便入信字。一路上去。信則所得者。乃實實爲己所有。故爲（以上許魯齋語）

學不能無疑。而疑尤不可不問。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此四者。可以言學矣。

接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一切要包容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始是成就處。（以上陳獻章語）

昔趙清獻公名忭。日中所爲。夜必告天。司馬文正公名光。平生所爲。皆可語人。如欲日新乎。每日省之事。之可以告天。可以語人者。就是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語人者。就是非。非則速改。昨日的非。今日不復爲了。日日而省之。日日而改之。那就是日日新。又日新。（吳草廬語）

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在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
數日養得精神。差好須節節接續去。莫令間斷。

昨晚以貧病交攻。不得專一於書。未免心中不甯。熟思須於此處做工夫。教心中泰然。一味隨分進學。方是不然。則有打不過處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然是難事。於此可以見聖愚之分。可不勉哉。凡怨天尤人。皆是此關不透耳。先哲云。身心須有安頓處。蓋身

心無安頓處。則日惟擾擾於利害之中而已。此亦非言可盡。默而識之可也。（以上吳康齋語）

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歛。更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任他放去。有何工夫可講呢。

天地間無處不是氣。硯水瓶須要兩孔。一孔出氣。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則氣不能出。而塞乎內。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虛器內皆有氣。那張子不是有虛無中卽氣這一句話呢。（以上胡敬齋語）

一友過我曰。吾所住的屋。必洒掃淨潔。使得一塵不雜。便覺與乾坤清氣相接近。屋前徧種花木。時時觀那萬物生意。有時深夜獨坐。開了窗戶。月光照入。到那天曉時。又覺得。天地萬物清氣自遠而至此心與相流通。那塵世間惡濁的氣。自然無因至前了。

惠照應我。豈不成爲賤丈夫的行爲麼。

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若開口告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照應我。豈不成爲賤丈夫的行爲麼。

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從而立。水必有源。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人須存得此

心立得一個主宰。便覺萬事可以挨次清理了。

思慮萬起萬滅。如之何。曰。此是本體不純。故發用多雜。工夫只在主一。但覺思慮不齊。便截之使齊。立得個主宰。却於雜思慮中先除邪思慮。以次除閒思慮。推勘到底。真正斬絕。不得放過。久之本體純然。是善。便自一念不生。生處皆善念矣。

人性元善。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曰。善自常在不滅。只因氣質反了。這善便生出惡。善之本體不得自如。若能翻轉那惡依舊是善。(以上魏莊渠語)

學者涵養此心。須如魚之游泳於水。純任自然。着一點矯強不得。將心提起。便是天理。將心放下。便是人欲。

君子之心纖惡不容。如人眼中著不得一些塵埃。

學者須收歛精神。譬如一爐火聚則光燄四出。纔撥開。便昏黑了。

世人只知有利語。及仁義。必將譏笑。以爲迂闊。殊不知利中卽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自無不利。譬之甜的物事。吃過則酸。苦的物事。吃過方甜。如人家長尙利。惹得一家莫不尙利。由是父子兄弟。交相攘奪。必至傾覆而後已。若家長尙義。惹得一家莫不尙義。

由是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兄友其弟。弟恭其兄。莫說到將來如何。只據眼前家庭之間。已自有一段春和景象。何利如之。（以上夏東巖語）

今人見人有勉強把捉者。便笑曰。某人造作不誠實。我嘗曰。且得肯如此亦好了。如本好色。把持不好色。如本好酒。把持不飲酒。此正矯揉之功。如何不好。若任情胡行。只管好色飲酒。乃曰吾性如此。此等之人。以爲誠實。不造作可乎。（賀醫闇語）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余在辰州府五更。忽念己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舊見纏繞。未能拋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自今當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流入下流去了。

爲學時。時事事是做工夫處。雖至陋至鄙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以上薛敬軒語）

黃惟用曰。學者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不免自私。這元是自家合做的。又曰。學到自家合做處。則別人做第一等事。雖

拜而讓之可也。（呂涇野語）

大凡士人處世須振拔特立把持得定方能有爲見得義理必直前爲之不爲利害所動不爲流俗所惑可也若曰處此惡濁世界只好委曲遷就不是明明白欺麼起初以小善放過且不欲爲小惡放過且可爲之到得後來成了習慣必至變剛爲柔變方爲圓大善或亦不爲大惡或亦爲之墮入下流可賤可恥這不是辨之不早持之不固之所由致麼書以自戒。

因置一甌糞食碗置之未安之處此心不已必欲已安然後已將一個身心不會置之安穩之地如個無舵舟尾工之舟漂蕩於風波之上東風來則西去西風來則東去是何道理則是置此身心不如置此甌之敬慎也（以上楊伯修語）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養得這個大樹四旁縱要種些嘉穀上被此樹遮覆下被此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是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滋養得此根。

或問今人儘有知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知行分明是兩件曰此已被私欲間斷不是知行本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不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後別立個心去惡（以上王司輿語）

吾黨於學未免落空初若未以爲然細自磨勘始知自懼覺得平時的信口而談十分清脫及徵之行事疎略處甚多此便是學問落空處譬之草木生意在中發在枝幹上自是可見

人生與世情相感如魚游於水隨處逼塞更無空隙處波蕩亦從自心起此心無所牽累雖日與人情事變相接真如自在順應無滯更無波蕩可動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若此心不免留戀物情雖兀坐虛齋不露風線而百念自來熬煎無處逃避今之學者機遇事來便苦攬擾便思靜處及到靜處胸中攬擾猶昔此正不思動與不動只在自心不在事上揀擇致知格物工夫只須於事上識取本心可見心事非二內外兩忘非

離却事物還有學問可言呢。（以上錢德洪語）

立志不真故用功未免間斷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種種嗜好種種貪著種種奇特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始爲本來生生真命脉此志既真功夫方有商量處。（王龍谿語）

今人只說我未嘗有大惡的事未嘗有大惡的念頭如此爲人也過得不知日間昏昏懵懵音夢無知貌如醉如夢便是大惡了天地生我爲人豈徒昏懵天地間與蟲蟻並活着呢。

一友言己教人在聲色上放輕些先生曰我則異於是我只勸他立志向學若勸得他向學之志重了他於聲色上便自輕還待我勸呢。（以上鄒聚所語）

自覺得力只管做去微覺有病又須轉手此件工夫如引小兒隨時遷就執着不得。（羅念菴語）

每日穿衣吃飯猶有許多未中節處見得聖人於庸言庸行一毫不敢恕（劉兩峯語）天下之事原無善惡學者不可揀擇去取只要自審主意若主意是個真心隨所處皆

是矣。若主意是個私心。縱揀好事爲之。却皆非矣。譬如戲謔。是不好事。但本根是個與人爲善之心。雖說幾句笑話。動人機括。自揣也是真心。但本根是個好名之心。雖則孝親敬長。溫清冰冷。定省自揣。還是個欺心。（何善山語）

人之氣不要他用。事凡從性上發出的。便中和。從氣上起的。便乖戾。（鄧定宇語）

人之生而來也。不曾帶得性命來。其死而往也。不曾帶得性命去。以性命本無去來也。明月之夜。兩人分路而行。一人往南。月隨之而南。一人往北。月隨之而北。自一人以至千萬人。自南北二路岐。以至千萬路岐。皆然。謂月不隨人去來。衆人疑之。謂月隨人去來。智者笑之。這箇月。幾曾隨人去來。不是明明白白的。（以上陳蒙山語）

予別無得力處。覺得本分二字。親切做本分人說。本分話行。本分事本分外。不得加減。毫未識得本分。更有何事。

赤子之心。眞心也。見著父母。一團親愛。見著兄弟。一團快活。何曾費些擬議思慮。何曾費些商量。大人只是不失這個眞心。便是吾輩動輒以天下國家自任。貧子說金。其誰信之。古人云。了得吾身。方能了得天地。萬

物吾身未了。縱了得天地萬物。亦只是五霸齊桓。晉文宋襄秦穆。路上人物。自今以往。直當勉力做去。有一毫病痛。必自照自磨。如拔眼前之釘。時時刻刻。方無媿心。（以上
鄒南皋語）

仁本與萬物同體。只爲人自生分別。所以小了古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非意之也。其
心量原自如此。今處中國。只爭個江西。江西又爭個吉安。吉安又爭個安福。安福又爭
個某鄉。某鄉又爭個某里。某里又爭個某姓。某姓又爭個某房。某房又爭個某祖父位。
下某祖父位下。又只爲我一人。終身營營。不出一身一家之内。此豈不是自小乎。故善
學者愈充之愈大。不善學者愈分之則愈小。（羅匡湖語）

近齋言。陽明云。諸友皆數千里外來人。皆謂我有益於朋友。我自覺我取朋友之益爲
多。又云。我全得朋友講聚。所以此中日覺精明。若一二日無朋友。志氣便覺自滿。近齋
說。陽明逢人便與講學。門人疑之。歎曰。我如今譬如一個食館相似。有客過此。吃與不
吃。都讓他一讓。當有吃者。

三代教人。年未五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肉。是天下莫非素縞也。今自嬰兒

時便厚味華衣。豈是古人愛養生命之道。若得天下人知此道理。便省許多貨財。便有許多豐裕。息貪息爭。無限好處。（以上朱近齋語）

譬之石中有火。擊之火出。人但見擊出之火。不知火原蘊於石中。擊出之火。遏之便滅。石中之火。用之不窮。今人多從延燒處認火。雖亦是火。其實離根已遠。（查毅齋語）

小心兩字。誠是學者對病靈藥。細細照察。細細洗滌。把一些私見習氣。不留下種子在心裏。便是小心矣。（唐順之語）

爲學只在立志。志一放倒。百事都做不成。且如夜坐讀書。若志立得住。自不會睡。放倒下去。便自睡着。此非有兩人也。志譬如樹根。樹根既立。纔可加培漑。百凡問學。都是培漑底事。若根不立。那培漑便無從做起。

凡爲善。畏人非笑而止者。只是爲善之心未誠。若誠。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不獨不畏非笑。直至冒刑辟而爲之。此其故何哉。只爲在那貪財好色上反誠耳。吾輩爲善。須有此樣心。乃能日進也。

人未飲酒時。事事清楚。到醉後。事事昏忘。及酒醒後。照舊清楚。乃知昏忘是酒清楚。是

心之本然人若不以利欲迷其本心便在事實上斷無昏忘之患這克己二字不是醒酒方麼（以上徐存齋語）

心體把持不定亦是吾輩通患只要主意不移定要如此譬之行路雖有傾跌起倒但以必至爲心總可由我做到

夫理人情本非有二但天理無可捉摸須於人情驗之故不若只就人情爲言雖愚夫愚婦亦可易曉究其極至聖人天地有不能盡也（以上尤西川語）

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清固水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此語恐誤後學孟子只說性善蓋善固性也惡非性也氣質也變其氣質性便善了清固水也濁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水便清了由此看來變化氣質不是有賴於學呢（王心齋語）

斯道流布何物非眞眼前卽是何必等待略著些意便是障礙諸公今日之學不在世界一切上不在書冊道理上不在言語思量上直從這裏轉機向自己沒緣沒故如何能施爲作用穿衣吃飯接人待物分青理白項項不昧的參來參去自有個入處此非異學語爾不是本有具足的良知麼（王東崖語）

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曰莫煩惱前頭失處且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見在眞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尚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見在覺處則所過者化而眞體已呈露矣二者相去不亦遠乎

自責自修學之至要今人詳於責人只爲見其有不是處不知爲子而見父母不是子職必不共他如處兄弟交朋友畜妻子苟徒見其不是則自治已疏動氣作疑自生障礙幾何不同歸於不是哉有志於爲己者一切不見人之不是自然能成就一個自家的了（以上王一菴語）

吾人自著衣至於解衣終日之間所言所行須知有多少過差自解衣至於著衣終夜之間所思所慮須知有多少邪妄有則改之此爲修身第一事（張楊園語）

爲學自不欺始不欺自親長始於親長忍用其欺何所往而不爲欺無論立朝居鄉每日所作之事內可以告妻子外可以告朋友便是聖賢路上人著千百事中有一二事難以出口者還是工夫未純去聖賢路尚遠（以上魏環極語）

書人爲學須是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方好今日勝似昨日明日勝似今日今月勝似前

月後月勝似今月。推之一歲有一歲之功不可放曠了。親切工夫不可虛度了。少壯的時日自然日有進益。若今日如是。明日亦復如是。今年此人明年依舊此人與不學之人何異。

古之學者爲己。須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意。要人知道功夫。便不真實。便有間斷。試思仁義禮智。吾心之所固有。孝弟忠信。吾身之所當爲。那一件是求名的事也。而做人好做官。自好做官。好必由於做人好。此又相因者也。若不求做人。祇求做官。決不能爲好官。不求做官。但求做人。斷未有不爲好人者也。學者須是急求做人。莫要急求做官。(以上張伯行語)

我這裏論學。却不欲人間講泛論。只要各人自覓。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卽思。自醫。某病。卽此便是入門。便是下手。(李二曲語)

讀書不會疑。便是不會讀。疑而不能悟。亦是不會讀。總是未嘗用心去求得之病。(汪雙池語)

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人。三者缺一。皆有病。須隨時隨事。有此定見。乃爲脚踏實地。

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生事上行不去之心。斯云無咎。必爲世上不可少之人。必爲世人不能做之事。庶非虛生。（以上陳榕門語）

做官的人。雖自己足食。還當思民之無食的。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的。推只一心。就是衣食淡薄。尙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宋鄭俠人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不是同那強盜一樣麼。（于北溪語）

讀書爲身上之用。而人以爲紙上之用。做官乃辛苦之時。而人以爲快樂之時。衰年正勤學之日。而人以爲養安之日。真正可歎。（劉真齋語）

通俗文類鈔二編

禪門語錄

昔有一人爲王所鞭。旣被鞭已。以馬屎傅之。欲令速愈。有愚人見之。心生歡喜。便作是言。我快得是治瘡方法。旣便歸家。語其兒言。汝鞭我背。我得好法。今欲試之。兒爲鞭背。以馬屎傅之。以爲善巧。世間愚人。亦復如是。

昔有一人。其婦端正。唯其鼻醜。其人出外。見他婦女面貌端正。其鼻甚好。便作念言。我今寧可截取其鼻。著我婦面上。不亦好乎。卽截他婦鼻。持來歸家。急喚其婦。汝速出來。與汝好鼻。其婦出來。卽割其鼻。尋以他鼻著婦面上。旣不相著。復失其鼻。反使其婦受大苦痛。世間愚人。亦復如是。

昔有國王。有一好樹。高廣極大。常有好果。香而甜美。時有一人來至王所。王語之言。此之樹上。將生美果。汝能食不。卽答王言。此樹高廣。雖欲食之。何由能得。旣便斷樹。望得其果。旣無所獲。徒自勞苦。後還欲覩。樹已枯死。都無生理。世間之人。亦復如是。

昔有一人貧窮困乏。多負人債。無以可償。即便逃避。至空曠處。適見一篋。滿中珍寶。有一明鏡。著珍寶上。以蓋覆之。貧人見已。心大歡喜。即便發之。見鏡中人。此鏡中人。卽自己也。便生驚怖。又手語言。我謂空篋都無所有。不知有君在此。篋中莫見瞋恨音震也。凡夫之人。亦復如是。

昔有愚人。頭上無毛。時有一人。以梨打頭。乃至二三。悉皆傷破。時此愚人。默然忍受。不知避去。傍人見已。而語之言。何不避去。乃住受打。致使頭破。愚人答言。如彼人者。驕慢恃力。癡無智慧。見我頭上無有髮毛。謂爲是石。以梨打我頭破。乃爾。傍人語言。汝自愚癡云。何名彼以爲癡也。汝若不癡。爲他所打。乃至頭破。不知逃避人之自愚。而反以人爲愚者。亦復如是。

往昔世時。有一婦女。始有一子。更欲求子。問餘婦女。誰有能使我重有子。有一老母語此婦言。我能使爾求子可得。當須祀天。問老母言。祀須何物。老母語言。殺汝之子。取血祀天。必得多子。時此婦女便隨彼語。欲殺其子。傍有智人。嗤笑罵詈。愚癡無智。乃至如此。未生子者。竟可得否。而殺現子。愚人亦爾。爲未生樂。自投火坑。種種害身。自望生天。

昔有愚人生食胡麻子。以爲不美。熬而食之爲美。便生一念。不如熬而種之。後得美者。便熬而種之。永無生理。世間愚人亦復如是。

譬如有人。因其飢故。食七枚煎餅。食六枚半已。便得飽滿。其人恚恨也。悔以手自打。而作是言。我今飽足。由此半餅。然前六餅。反自捐棄。設知半餅能充足者。應先食之。世間之人。亦復如是。

譬如一村共偷犧音毛黑牛。牛而共食之。其失牛者。逐跡至村。喚此村人。問其由狀。而語之。言在爾此村不偷者。對曰。我實無村。又問。爾村中有池。在此池邊共食牛。不答言無池。又問。池傍有樹。不對言無樹。又問偷牛之時。在爾村東。不對曰。無東。又問。當爾偷牛非日中時耶。對曰。無中。又問。縱可無村。及以無樹。何有天下無東無時。知爾妄語。都不可信。爾偷牛食。不對言實食。破戒之人。亦復如是。覆藏罪過。不肯發露。死入地獄。諸天善神。以天眼觀。不得覆藏。如彼食牛。不得欺拒。

昔有癡人。往大池所。見水底影。有真金像。卽呼有金。卽入水中。撓泥求覓。疲極。不得還出。復坐。須臾水清。又現金色。復更入裏。撓泥。更求覓。亦復不得。其父覓子。得來見子。而

問子言汝何所作。疲困如是。子白父言水底有真金。我時投水欲撓泥取。疲極不得。父看水底真金之影。而知此金在於樹上。所以知之。影現水底。其父言曰必飛鳥銜金著於樹上。卽隨父語上樹求得。

昔有大長者子。共諸商人入海採寶。此長者子善誦入海捉船方法。若入海水漩音旋回泉。

也。洑音伏流。洄音回水。流磯音機石激水也。激之處當如是。捉如是。正如是住。語衆人言入海方

法我悉知之。衆人聞已深信其語。旣至海中。未經幾時。船師遇病。忽然便死。時長者子

卽便代處。至洄洑駛音史疾也。流之中唱言當如是。捉如是。正船盤迴旋轉。不能前進。至於

寶所。舉船商人沒水而死。凡夫之人亦復如是。少習禪法。雖誦其文。不解其義。種種方法實無所曉。自言善解。妄授禪法。使人迷亂。失心終年累歲空無所獲。如彼愚人。使他

沒海。

昔有一人從北天竺至南天竺住止。旣久。卽聘其女共爲夫婦。時婦爲夫造設飲食。夫得急吞。不避其熱。婦時怪之。語其夫言。此中無賊劫奪人者。有何急事。恩恩乃爾。不安徐食。夫答婦言。有好密事。不得語汝。婦聞其言。謂有異法。慇懃問之。良久。乃答我祖父。

已來法常速食。我今效之。是故疾耳。世間凡夫亦復如是。不達正理。不知善惡。作諸邪行。不以爲恥。而云我祖父已來作如是法。至死受行終不捨離。如彼愚人習其速食。以爲好法。

昔有一人至婦家舍。見其擣米。便往其所。偷米。嗚含也。之婦來見夫。欲共其語。滿口中米。都不應和。羞其婦。故不肯棄之。是以不語。婦怪不語。以手摸看。謂其口腫。語其父。言我夫始來。卒得口腫。都不能語。其父卽便喚醫治之。時醫言曰。此病最重。以刀抉之。可得差耳。卽便以刀抉破其口。米從中出。其事彰露。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作諸惡行犯了淨戒。覆藏其過。不肯發露。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如彼愚人。以小羞故。不肯吐米。以刀抉口。乃顯其過。

昔有一人就甕中盛穀。駱駝入頭甕中食穀。復不得出。既不得出。以爲憂惱。有一老人來語之言。汝莫愁也。我教汝出。汝用我語。必得速出。汝當斬頭。破甕出之。卽用其語。以刀斬頭。旣復殺駝。而復破甕。如此癡人。世間所笑。

昔有一女人。極患眼痛。有知識女人問言。汝眼痛耶。答言眼痛。彼女復言。有眼必痛。我

雖未痛。並欲挑眼。恐其後痛。傍人語言。眼若在者。或痛不痛。眼若無者。終身長痛。凡愚之人。亦復如是。

昔有父子與伴共行。其子入林爲熊所齧。音鼻咬也。爪壞身體。因急出林還至伴邊。父見其子身體傷壞。怪之間言。汝今何故被此瘡害。子報父言。有一種物。身上多毛。來毀害我。父執弓箭。往到林間。見一仙人。毛髮深長。便欲射之。傍人語言。此人無害。何故射之。世間愚人。亦復如是。彼爲雖著法服。無道行者之所罵辱。而濫害良善有德之人。喻如彼父。熊傷其子。而枉加神仙。

昔有一獮猴。音彌。猴也。持一把豆。誤落一豆在地。便捨手中豆。欲覓其一。未得一豆。先所捨者鷄鴨食盡。凡夫出家。亦復如是。初毀一戒。而不能悔。以不悔故。放逸極至。一切都捨。如彼獮猴失其一豆。一切都棄。

昔有貧人在路而行。道中偶得一囊金錢。心大喜躍。卽便數之。數未能周。金主忽至。盡還奪錢。其人當時悔不疾去。懊惱之情。甚爲極苦。遇佛法者。亦復如是。雖得值遇福田。不勤方便。修行善業。忽爾命終。墮入惡道。如彼愚人。還爲其主奪錢而去。亦復如是。

昔有野人來至田里見好麥苗生長鬱茂問麥主言云何能令是麥茂好其主答言半治其地兼加糞水故得如是彼人卽便依法用之卽以水糞調和其田下種於地畏其自脚踏地令堅其麥不生我當坐一牀上使人扛之於上散種卽使四人扛之入田在上散種地堅逾甚爲人嗤笑恐己二足更增八足凡夫之人亦復如是旣修戒田善芽將生應當師諮受行教誠令法芽生而返違犯多作諸惡便使戒芽不生喻如彼人畏其二足倒加其八

昔有雄雌二鴟共同一巢秋果熟時取果滿巢於其後時果乾減少唯半巢在雄瞋雌言取果勤苦汝獨食之唯有半在雌鴟答言我不獨食果自減少雄鴟不信瞋恚而言非汝獨食何由減少卽便以啄音畫鳥也殺雌鴟未經幾日天降大雨果得濕潤還復如故雄鴟見已方生悔恨彼實不食我妄殺他卽悲鳴叫喚雌鴟汝何處去凡夫之人亦復如是顛倒在懷妄取欲樂不觀無常犯干重禁悔之於後竟何所及後唯悲歎如彼愚鴟（以上錄百喻經）

世事如棋局不着的纔是高手人生似瓦盆打破了方見眞空

一場閒富貴。狠狠爭來。雖得還是失。百歲好光陰。忙忙過了。縱壽亦爲夭。
疾風怒雨。禽鳥戚戚。霽月光風。草木欣欣。可見天地不可一日無和氣。人心不可一日
無喜神。

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切莫放手。

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嘆。身後的惠澤要流得長。使人有不盡之思。
路徑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減三分。讓人嗜此是涉世一極樂法。

事事要留個有餘不盡的意思。便造物不能忌我。鬼神不能損我。若業必求滿功必求盈者。不生內變。必招外憂。

攻人之惡。母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母過高當使人可從。

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塵。裏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超達處世不退一步處如飛蛾投燭瓶。
牡羊低音。羊觸藩籬。如何解脫。

春至時和花尙鋪一段好色。鳥且轉鳴也。幾句好音。士君子幸當太平。復遇溫飽。不思
立好言行好事。雖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

耳目見聞爲外賊。情欲意識爲內賊。只是主人公惺惺音星了。不昧。獨在中堂。賊便化作家人一般。

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極處。無有他異。只是本然。不責那小人之過。不發人的陰私。不念人的舊惡。可以養德。亦可以遠害。

念頭昏散處。要知提醒。念頭吃緊時。要知放下。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做到極處。俱是合當。如是着不得一毫感激的念頭。如施者任德受者懷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

屏斥小人。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便如塞鼠穴者。一切去路都塞盡。則一切好物都被咬破。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癡迷處。便出一言提醒。他遇人急難處。便出一言解救。他亦是無量功德。

居官的有二語。曰惟公則生明。惟廉則生威。居家的亦有二語。曰惟恕則平。情惟儉則足用。

儉不是美德麼。但過之則爲慳。苦閑切。吝爲鄙。嗇反傷了雅道。築籠傍邊辱等。待不必揚揚困窮背後福。跟隨何須戚戚。古人閒適處。今人却忙過。一生古人實受處。今人又虛度。一世總是耽空逐妄。看個色身不破。認個法身不真耳。

帆只揚五分船便安。水只注五分器便穩。花逞春光一番雨。一番風催歸塵土。竹堅雅操幾朝霜。幾朝雪傲盡李桃。

貧士肯濟人。纔是性天中惠澤。闡場能學道。方爲心地上工夫。衆人只知順境爲樂。而君子樂自逆境中來。衆人只知拂意爲憂。而君子憂從快意處起。蓋衆人憂樂在那情上。君子憂樂却在理上。

富貴得一世寵榮。到死時反增了一個戀字。如負重擔貧賤得一世清苦。到死時反脫了一個厭字。如釋重枷。

天地尙無停息。日月且有盈虧。况區區人世。那能事事圓滿。時時暇逸。只是向忙裏偷閒。遇缺處知足。便覺操縱在我。作息自如。

夜眠八尺日噉音淡同二升何須百般計較。

我便有功於人不可念過則不可不念人若有恩於我不可忘怨則不可不忘奢者富而不足不及那儉者貧而有餘能者勞而招怨不及那拙者逸而全真爲惡而畏人知惡中猶有善路爲善而欲人知善處便是惡根

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爲柔塞智爲昏變恩爲慘染潔爲污壞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貪爲寶

閒中不放過忙中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中有受用暗中不欺隱明中有受用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得衰時罪業都是盛時作得

當怒火欲水正騰沸時明明知得又明明犯著知得是誰犯著又是誰此處能猛省轉念回頭便爲眞君子矣

誇逞功業炫燿文章皆是靠外物做人不知心體瑩然本來不失卽無寸功隻字亦自

有堂堂正正做人處。

不要憂事多拂意。不要喜事多快心。不要恃其久安。不要憚其初難。
不要乘喜而輕諾。不要因甘而過食。不要乘快而多事。不要因倦而鮮終。
色欲火熾而一念及病時便興似寒灰。名利飴_{音貽}甘而一想到死地便味如嚼蠟。故
人常憂死慮病亦可消幻業而長道心。

時當喧雜把平日所記憶者皆漫然忘去。境在清寧把夙昔所遺忘者又恍爾現前。可
見靜躁稍分昏明便異。

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則怨尤。自消心稍息。荒便思勝似我的人。則精神自奮。
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艷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

此身常放在閒處。榮辱得失誰能差遣我。此心常安在靜中是非利害誰能瞞昧我。（
以上錄菜根談）

今人在那一鼎一甌一書一畫上。把遠在上古的出自名家的平生歆慕而不能致的
物。一旦得之。往往大喜過望。忻然慰曰。此前人某某所傳下的。今日幸入吾手。曾不思

我心自有個至寶。偏偏不想去求。况世玩在外。求未必獲。至寶在我。求則得之。亦弗思而已矣。

日間有事。或處分不定。睡去四五更起坐。是非可否。忽自了然。日間錯處。到此悉現。乃知爾來不得明見心性。不是由忙亂時昧却本體麼。

經言人之謗我也。出初一字時。後字未生。出後一字時。初字已滅。是乃風氣鼓動全無。眞實若。因此發怒。則鶻噪鴉鳴。不是皆應發怒呢。這說甚是。那不知的人。又謂設彼作爲謗詩。則一覽之下。字字具足。又永存不滅。把何法可破之。獨不思白者是紙。黑者是墨。何者是謗。况一字一字。多是篇韻湊合而成。倘置一部篇韻在案。是百千萬億謗書。無一時不現前也。何惑之甚也。

榮名厚利。不是世所同爭麼。古人謂求之既不可得。却之亦不可免。這却之不可免一語。最極玄妙。處世的當深信熟玩。蓋求不可得人。或知之却不可免。便沒有知的。如知其不可免也。何以求爲。又求之未得。便生怒心。及其得之。便生喜心。如知其不可免也。喜亦無謂。又已得。則喜。他人得之。則忌。如知其不可免也。忌亦覺得無謂。

人只知好利之害。而不知好名之害爲尤甚。就是大賢大智。也不能免。昔有一老儒言。舉世沒有不好名的。獨我是不好名的。因發長歎。坐中一人曰。誠如尊諭。今世不好名的。只有公一人而已。老儒欣然大悅。不知已爲所賣矣。名關之難破。可怕呢。

世人耽好也。著處不捨晝夜。而爲之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耽賞玩也。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耽麴音曲業。釀酒之物。也。野客吟殘半夜燈。耽詩賦也。長夜惟消一局棋。耽博奕也。古有明訓曰。是日已過。命亦隨滅。有用日子。不要空過。今出家兒耽麴蘖者。固少。而前後三事。都未能免的。將好好光陰。白白過去。豈不大可惜哉。（以上蓮池大師語）

通俗文類鈔一一編

●樂府

先君百日感懷

明 施紹莘

南南呂嬾畫眉

尖風微透漾銘旌。用帛書官及姓名懸於竹竿者薄紙窗兒漏月明中宵起坐泣孤燈直恁言如甚切猶窮酸命做無弟無兄又無父人也。

不是路

遺像猶存恍是高堂強健人緣何病醫方巫禱總無靈竟如今遺言在耳堪思忖取本切度也。甘旨親供不可論腮頰也。蘇來切珠迸兒之罪過爺之命問天不應叫天不應。

皂角兒

空留了鄉邦令名却受用一生貧病我依然膝下孩兒問我呵那些曾盡我也會紙錢焚朝夕奠饑慈王也。佛資冥福總無憑信些些沒用些些斷魂倣兒的只贏得三年兩載。

戴頂頭巾。

前腔

天生我伶仃瘦形。奈家道連年貧梗。抽庚累先人替我支撑切。却容我安閒香茗。到如今悔當初。真是悔恨當初。真是恨不吾勞頓。父兮生我。吾慚此生。竟做了高天厚地負罪之人。

尾文

明朝百日俄臨近。請僧來更誦經文。問如此虛文。還做甚。

夜雨

北雙調新水令

沒人庭院種芭蕉。慘模糊隔窗煙草。引淒涼來枕畔。欺薄命上花梢。所交切急打輕敲亂洒斜飄。總送個愁來到。

同上

駐馬聽

燭影紅搖剪。剪風威寒正悄。茶煙青繞騰。騰篆字濕初飄。低楊直接水西橋。鳴蛙總在

池邊草。一兜兒軒屋小。悶開窗。可竟是無昏曉。

沉醉東風

盼遠信雲昏鴈杳。愴心期水漲天遙。一陣價孤燈罷。烏合切。蓋昏也。一陣價萬葉臨窗鬧。打梨花門掩牆高柔櫓咿音。許加音木。呀。音。外搖煙霧裏垂楊畫閣。伊。驚鴨也。

折桂令

一聲聲窗外瀟瀟。鷄也膠膠。漏也寥寥。竹也蕭蕭。樹也搖搖。怎消得簾衣裏。裏窗紙條條。扯淡的把香也燒燒。暮也敲敲。書也梟梟。燈也挑挑。

離亭宴帶歇拍煞

簷頭鐵馬偏生鬧。懨懨於鹽切。安詳之意。殘夢才驚覺。這淒涼怎熬。地兒卑後近山宅兒小斜通竹窗兒矮。前臨沼但從教有淚垂。總只是無人到。白茫茫長暮潮。討得個風回門自關。霧濕絃初劣。火歇衣剛燥。准備着惜花起早。聽得人耳待聾。要得人眉皺了。

漁父

南仙呂桂枝香

同上

風頭雨急船頭人立。穿肩自織蓑衣。戴頂新編箬笠。把綸絲下鉤。綸絲下鉤。雪浪滿江推白遠岫。似救切。帶雲堆黑。把船撐。烟裏雙枝檠蘆根。一點燈。

不是路

四面山青。一隻船兒柳內橫。趁_同潮平呼兒抱女自扳罾。音增。網也。活魚烹若非骨肉。團頭會也是隣船熟面朋。傾磁_{音彭。}去明朝捉得魚時分。再來酩酊_{音茗。頂。}醉也。再來酩酊。

長拍

渡口潮生。渡口潮生。風涼月靜。橫笛聲沒腔成韻。五更夢覺船艙中。把脚伸伸。沒事到伊心。不消計較生涯穩。惡浪灘頭高閣枕。任東西。一片布帆輕。更誰知生兒長大了也。有天婚。

短拍

富貴貧窮。富貴貧窮。從來沒定。再不聞餓殺漁人忘記姓。和名魚蝦裏蠹尺。尹然性命只靠着魚糧豐稔。如甚切。幾曾愁米炭柴薪。

尾文

綸竿頭上容漁隱。少風波處便安身。還笑那着甚羊裘嚴子陵。名光與漢光武同學。光之不仕。旋隱去。召垂釣大澤中。

村居九日

同 上

皂羅袍

水上芙蓉斜照。更半黃銀杏低罩。團瓢舍。草舍。荳棚籬落。野花妖紙窗燈火。秋蛩渠容切。蟋蟀也。叫音。滿城風雨。詩腸儘豪滿園橘柚。音右。橘小曰柚。村翁儘饒更山僧秋芥。音戒。芥菜也。纔封到。

好姐姐

柴門甫添夜潮。見新蟾半鈎垂釣。柳邊燈下。自把小鬢挑。鱸魚跳採。純恰自南溪到。趁此良辰客可招。

香柳娘

與隣翁陪坐。與隣翁陪坐。煮薑蒸棗。帶萁豆莖。其之切毛荳。新鮮好向籬邊席地。向籬邊席地。掛酒菊花梢。醉則和衣倒。半朦朧未醒。半朦朧未醒。卸葛換輕綃。音宵。生絲。骨節西風燥。

除夜

同 上

南北仙呂入雙調新水令

滿堂華燭照殘年。沸笙歌。合家歡忭。音卞。喜也。奉萱幃。猶綠鬢。開綉閣。盡紅顏。生計憑天樂。事疑仙。共團頭。做歲除謙。

步步嬌

分付頑童。把竹外梅花剪。與松柏同擎獻。願春風梅占先。壽域天開比松栢長。蒼健更貼小春聯。祝新年筆底花生硯。

鴈兒落

我只願老慈親健靠天。我只願寒萊婦。老萊子婦。與夫偕隱。安貧賤。我只願小園中有供佛花。我只願草堂上有聯詩伴。我只願小童歌自製詞。我只願深閨貯春嬌。而我只願受幾樽徵文酒。我只願使幾個賣花錢。天願一件件如心願。儘放我清顛。常常是似今年勝舊年。似今年勝舊年。

園林好

若過望便千般未圓。若安分便于今十全。且喜安閒強健。向這壁把酒盃拈。向那壁把

鬢花安。

清明

同上

南北仙呂入雙調新水令

軟風甜雨養花天。好韶光。一番重換過。春分將穀雨。芳草地自生烟。紅紫爭妍。多半是東君面。

折桂令

看遊人細馬香衫。幾個東來。幾個西還。滿團團雲山翠滴。溪水斜灣。謝東君分付與春光。飽看研^音。雙肩挑一擔。食壘春盤鋪個青氈。攤個蒲團。只見那花枝下。呵酒猜拳。

江兒水

調管鶯聲脆。貪花蝶舞妍。煖洋洋。炙斷遊絲線。熱蒸蒸。熏得遊人汗。碎紛紛。細落花。香片。無數舞裙歌扇葉。葉衣衫。個個是心閒身健。

幽居

北黃鐘水仙子

同上

天公還我好生涯。無是無非穩。在家那門前。五柳看看大掩柴扉推出繁華屋三間。書一榻或寫字和臨畫覲伺。七慮切功名眼底花。趁閑時且吃杯茶。

其二

偷閑葺個小書齋。香茗圍頭做一家。但時時詩酒添新債。忒清幽曲水籬色無絃琴。水墨畫。杭音庚不穉音術粟計漁樵話。除此外總浮華。問先生換與他麼。

春遊述懷

北正宮滾綉毬

不多時纔看得梅。霎時間又開到李。柳眼青漸蘇。嬌睡小夭桃。打扮衣緋。音非淺菜花田。獵獵低紅花。田剪剪齊。一陣價香風。肥膩慢騰騰。淡日西飛猛踏破。落花堆裏滑了。鞋底抓音早。住了繁花刺兒碎了。綉衣又過前溪。

同上

通俗文類鈔二編

●詩

巴州人爲薛逢歌

巴州今四川巴中縣。薛逢字陶臣。唐蒲州河東人。爲巴州刺史。

日出而耕。日入而歸。吏不到門。夜不掩扉。有孩有童。願以名垂。何以字之。薛孫薛兒。

講堂歌

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此言人能勉力爲學。終有精進。

之日不勉力。則雖近猶遠也。

行善歌

行善人家受貧擔災。以理論之。似乎不該。其間消息。天有安排。譬如種瓜。苦盡甘來。行惡人家富貴榮寵。以理論之。似乎僥倖。其間消息。天有妙用。住的極高跌的極重。行好得好好事却少。以理論之。似乎顛倒。惡在隱幽。人所難料。神明鑒知。把福折了。行歪得歪。歪事不來。以理論之。似乎可駭。善在隱幽。人所難猜。神明鑒知。替他消災。

種穀樹木謠

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

三月占桑諺

三月三日晴。桑上掛銀瓶。三月三日雨。桑葉無人取。

歲時雜占諺

田鷄叫得啞。低田好稻把。田鷄叫得響。田內好蕩漿。
雨打石頭斑。桑葉錢價難。雨在石上流。桑葉好喂牛。
冬至前米價長。貧兒受長養。冬至後米價落。貧兒轉蕭索。

南行別弟

萬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飛。不知何歲月。得與爾同歸。

唐郎中宅與諸公同飲酒看牡丹

今日花前飲。甘心醉數杯。但愁花有語。不爲老人開。

偶然作一首

錄一

中夜兀然坐。無言空涕洟。音夷鼻液也。丈夫志氣事兒女。安得知。

唐呂溫

唐劉禹錫

唐楊師道

江上

江水漾西風。江花脫晚紅。離情破橫笛。吹過亂山東。

書壽昌驛

壽昌驛在浙江壽昌縣南。

歲暮白日速。風高黃葉稀。歸心與寒雁。一夜向南飛。

答婦兄林公遇

宋劉克莊

霜下石橋滑。蛩音邛也。吟茅店。清夢回。殘月在。錯認是天明。

怎歸

同上

架書多散亂。信手偶拈開。宛似前生讀。茫然記不來。手種梅無恙。蒼苔滿樹身。可憐開較早。不待遠歸人。

吉水夜泊

吉水縣名。在今江西省。

入夜始維舟。黃蘆古渡頭。眠鷗知讓客。飛過蓼花洲。

友人自杭回建寄別三首

錄一

宋真山民

宋謝翱

同舟不同去。離別暗銷魂。閩福浙江若同水扁舟小送到門。

秋夜詞

同 上

愁生山外山。恨殺樹邊樹。隔斷秋月明。不使共一處。

入山

宋 陳與義

出山復入山路隨溪水轉。東風不惜花。一暮都開遍。

登穹窿山

山在今江蘇吳縣西南十里。

清 彭紹升

方外乾坤別。山中世界清。松根盤石出。竹筍帶雲生。
山峻千峯立。泉深一水通。徘徊尋古路。小徑落花紅。

出門何所有

同 上

出門何所有。一派野花香。指點虛空畫。山山醉夕陽。

寧浦書事

寧浦在今廣西橫縣西南。

宋 秦 觀

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榮達。日長聊以銷憂。
南土四時盡熱。愁人日夜俱長。長安得此身如石。一齊忘了家鄉。
身與杖藜爲二。對月相影成三。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此何堪。

清明日與范季實諸人過胥澤民別墅小集

宋孫覲

水滿雙飛白鷺。花深百轉。音轉。黃鸝音離。寒食清明過了一川煙草離離。

兀兀三杯卯困

言飲卯酒而困倦也。

昏昏一枕春融酒。醒落花風裏。夢回啼鳥聲中。

鉛山立春

鉛山在江西鉛山縣西四里。

宋朱熹

行盡風林雪徑依然水館山村。却是春風有腳。今朝先到柴門。

曉枕

宋范成大

煮湯聽成萬籟添被知是五更。陸續滿城鐘動須臾後巷雞鳴。

臥聞赤脚婢

音翰。鼻聲也。

息樂哉栩栩喜貌。

蘧蘧音渠。自得貌。病夫心口相語。何日佳眠似

渠。

舒慘常隨天氣。關心窗暗窗明日晏扶頭未起。喚人先問陰晴。

對酒贈故人

唐包佶

扶起離披菊。霜輕喜重開。醉中驚老去。笑裏覺愁來。月送人無盡。風吹浪不回。感時將有寄。詩思澀。音濶。不滑潤也。難裁。

除夜

唐王諲

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催。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回。風光人
不覺。已著後園梅。

山中喜與故交宿話

唐杜荀鶴

遠地能相訪。何慙供物微。山中深夜坐。海內故交稀。村酒沽來濁。溪魚釣得肥。貧家只
如此。未可便言歸。

弔礦坑惠燈上人

礦坑山名。在江西興縣東南。

宋梅堯臣

生棲雲際巘。言上聲。山峯。沒葬寺傍村。破案殘經卷。新墳出樹根。松悲隔溪路。月照舊山門。
自昔多詩句。而今幾許存。

舟次朱家曲寄許下故人

同上

藹藹桑柘音蔗。桑類。岸喧喧鷄犬村。晚雲連雨黑。秋水帶沙渾。稍聽鄰船語。初分異土言。雖
嗟遠朋友。日喜近田園。

閒居

同上

讀易忘飢倦。東窗盡日開。庭花昏自歛。野蝶晝還來。漫數過籬笋。遙窺隔葉梅。唯愁車
馬入。門外起塵埃。

訪田公不遇

宋石介

主人何處去。門外草萋萋。草盛貌。獨犬睡不吠。幽禽閑自啼。老猿偷果實。稚子弄鋤犁。田
日暮園林悄。春風吹藥畦。音攜。五十畝曰畦。

至城東作

宋孔平仲

出郭二十里。依山八九家。茅岡風卷燒。失照切。土井雨堆沙。凍蝶依殘菊。幽禽立臥槎。音查。
水。中。浮。木也。路邊桃李木。猶發小春花。

春望

宋徐璣

樓上看春晚。煙分遠近村。曉晴千樹綠。新雨半池渾。柳密鶯無影。泥新燕有痕。輕寒衫
袖薄。杯酌更須溫。

蒜嶺

宋劉克莊

到此思家切。寒衣半淚痕。燒餘山頂禿。脫屋切。言山無草。潮至海波渾。僕怕昏無店人。

言近有村吾生輸野老笑語掩柴門。

哭薛子舒

同上

醫自金壇今江蘇省名。在。至猶言疾可爲瀕音頻。猶言近也。危人未信聞死世皆疑友共收殘藁妻能讀殮儀借來書冊子掩淚付孤兒。

忍死教磨墨留書訣父兄讀來堪下淚寄去怕傷情墓要師爲誌詩於世有名夜闌秋枕上猶夢共山行。

山中夜歸

宋戴復古

落盡一林月山中夜半歸驚行羣犬吠破暗一螢飛舉我赤藤杖敲君白板扉興來眠不得吟到曉星稀。

晚秋

清彭紹升

一天涼氣爽虛幌音晃。幃幔也。月來初一二間茅屋兩三卷古書硯池秋露滿竹徑晚香餘淡蕩沙頭鳥鶴淵音鸞定不如。

與羅台山話別

同上

江月照君去。江風吹我歸。飄然成遠別。荒戶板爾貌。笑信天機獨寤長看劍。幽期共掩屏神交寂寞處。莫問是和非。

遊華山

在今陝西
華陰縣。

年來長閉戶。負此好華山。之子能相愛。同人亦自閒。逢僧如舊識。倚樹一開顏。直上高峯去。誰知鳥道難。石壁有鳥道二字。

題落木菴徐先生遺影

同 上

三十年前夢荒菴。幾度過殘僧。今欲盡故影。此重摩不改青山色。無餘古井波。歸根唯一路。獨往意如何。

折楊柳行

魏文帝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說文童未冠也。按童僕之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

送別

唐王維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閑居

唐儲光羲

薄遊何所媿。所媿在閑居。親故不來往。中園時讀書。步欄滴餘雪。春塘抽新蒲。梧桐漸
覆井。時鳥自相呼。悠然念故鄉。乃在天一隅。安得如浮雲。來往方須臾。

燕居卽事

唐韋應物

蕭條竹林院。風雨叢蘭折。幽鳥林上啼。青苔人跡絕。燕居日已永。夏木紛成結。几閣積
羣書。時來北窗閱。

寄皇甫湜

湜音殖。睦州新安人。

唐韓愈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拆書放牀頭。涕與淚垂泗。自鼻昏

昏還就枕。惱惱音罔。失意貌。夢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

金鑾子

暉。作晦。切。

唐白居易

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鑾。生來始周歲。學坐未能言。慙非達者懷。未免俗情憐。從此累
身外。徒云慰目前。若無夭折患。則有婚嫁牽。使我歸山計。應遲十五年。

逍遙詠

同上

亦莫戀此身。亦莫厭此身。此身何足戀。萬劫煩惱根。此身何足厭。一聚虛空塵。無戀亦無厭。始是逍遙人。

河中城南姚家浴後題贈主人

唐呂溫

新浴振輕衣。滿堂寒月色。主人有美酒。況是曾相識。

逢老人

唐隱巒

路逢一老翁。兩鬢白如雪。一里二里行。四回五回歇。

雙竹

宋趙朴

余家有故園。園中可圖錄。天然一派根。一根生兩竹。一長復一短。比之如手足。長者似乃兄。短者弟。相逐我見人弟兄。少有相和睦。竹分長幼情。人豈無尊宿。長輩也。將竹比人心。人殆類禽畜。常記五六歲。不見還啼哭。及至長大時。相疎何太速。不顧父母生。同胞又同腹。旦夕慕歌歡。幾能思骨肉。枉安人鬚眉。而食天五穀。靜思若斯人。爭及園中竹。

田家語

宋梅堯臣

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官差之類。扣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

既害我菽也。豆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板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韁。音讀弓衣也。州符州中文書。今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五十唯存跛。音播足偏廢也。無目田闖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牛愁氣變久雨鎗。音當溫器。缶。音否瓦器。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慙。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晉陶淵明有此詩。歸去來辭。刈。音乂穀也。薪向深谷。

汝墳貧女

汝墳故城。在今河南葉縣北十五里。時再點弓手。老幼俱集。

藉。

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老態。去攜杖。勤勤囑四隣。幸願相依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然。寒雨中僵死。壞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尸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所當。拊膺胸。呼蒼天。生死將何向。

戲寄師厚生女

同上

生男衆所喜。生女衆所醜。生男走四鄰。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女大逐鷄狗。何時某氏郎。堂上拜媼。烏皓切。老稱叟。

蔡仲謀遺鯽魚十六尾余憶在襄城時獲此魚留以遺歐陽永叔

同上

昔嘗得圓鯽。留待故人食。今君遠贈之。故人大河北。欲膾無庖人。欲寄無鳥翼。放之已不活。烹之費薪棘。

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殯小女稱稱

同上

生汝父母喜死汝父母傷我行豈有虧汝命何不長鴉離春滿窯蜂子夏滿房毒蠍音釋蟲也。與惡噪所生遂飛揚理因不可詰問泣淚向蒼蒼。

代小子廣孫寄翁翁

宋孔平仲

爹爹來密州。密州在今山東諸城縣。再歲得兩子牙兒秀且厚。鄭鄭已生齒。翁翁尙未見。旣見想歡喜。廣孫讀書多寫字。輒兩紙。三三足精神。大安能步履。翁翁雖舊識。伎倆非昔比。何時得團聚。盡使羅拜跪。婆婆到輦下。翁翁在省裏。大婆八十五。寢膳近何似。爹爹與嫗嫗。無日不思爾。每到時節佳。或對飲食美。一一俱上心。歸期當屈指。昨日又開爐。連天北風起。飲闌盡。却蕭條。舉目數千里。

教子孫讀書

宋鄭俠

水在盤孟盤孟類。中可以鑑毛髮。盤孟若動搖。星日亦不察。鏡在臺架上。可以照顏面。臺架若動搖。眉目不可辨。精神在人身。水鏡爲擬倫。比方身定則神凝明於烏兔也。輪是以學道者。要先安其身。坐欲安如山。行若畏動塵。目不妄動視。口不妄談論。儼然望而畏。暴慢不得親。淡然虛而一志。慮則不分。眼見口卽誦。耳入潛自聞。神焉默省記。如口味甘珍。一遍勝十遍。不令人艱辛。

阿几

宋張耒

小兒名阿几。眉目頗疎明日來書案傍。學我讀書聲。男兒事業多。何必學讀書。自古奇男子。往往羞爲儒。阿几笑謂爺。薄雲無密雨。看爺飢寒姿。兒豈合富貴。翁家破篋中。惟有書與史。教兒不讀書。更欲作何事。

哀哀詞

宋徐積

哀哀復哀哀。哀至此已極。孤兒與慈母。中路忽相失。恍惚須臾間。終日不復得。誰復入我堂。誰復入我室。誰復飲兒酒。誰復哺兒食。兒飢復誰恤。耳不聞慈語。目

不見慈色。譬如行路人。日遠如一日。行人猶可期。遠道猶可追。天窮地盡處。一日猶可歸。哀哀復哀哀。此去無盡時。誰言生離別。不如死別離。君不見人已閉門。鳥已棲。黃昏塚畔孤兒啼。

哭張六

同上

欲視目已暝。欲語口已噤。音禁。口不能言也。欲動肉已寒。欲書手已硬。惟有心上熱。惟存心中悲。此熱須臾間。此悲無休時。所悲孤兒寒。所悲孤兒飢。苦苦復苦苦。此悲遂入土。

酬柳郎中春日歸揚州南郭見別之作

唐韋應物

廣陵三月花正開。花裏逢君醉一廻。南北相過殊不遠。暮潮從去早潮來。

書齋謾興二首

唐翁承贊

池塘四五尺深水籬落兩三般樣花過客不須頻問姓讀書聲裏是吾家官事歸來衣雪埋兒童燈火小茅齋人家不必論貧富惟有讀書聲最佳。

寄山僧

唐張喬

閑倚蒲團向日眠。不能歸老岳雲邊。舊時僧侶無人在。惟有長松見少年。

山中送友人

唐施肩吾

欲折楊枝別恨生。一重枝上一啼鶯。亂山重疊雲相掩。君向亂山何處行。

口占答宋太祖

宋費氏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宮詞

同上

芳菲桃李似新妝。兩兩黃鸝叫樹傍。倚遍碧闌忘去住。俄驚新月照華堂。
小雨霜微潤綠苔。後闌紅杏傍池開。一枝插向金瓶裏。捧進君王殿上來。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玉堦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畬田調

畬音余。三歲治田曰畬。

北山種了種南山。相助力耕豈有偏。願得人間皆似我。也應四海少荒田。

柳枝辭

宋徐鉉

老大逢春總恨春。綠楊陰裏最愁人。舊遊一別無因見。嫩葉如眉處處新。
集于昌齡之舍

宋孔平仲

一醉昏昏萬不知。黃昏促。趨旭切。席夜深歸明朝。唯見家人說。昨夜歸時雪滿衣。

翛然

翛音酉。貌。

翛然三月閉柴荆。綠葉陰陰忽滿城。自是老年遊興少。春風何處不堪行。

宋王安石

杏花

垂楊一徑紫苔封。人語蕭蕭院落中。獨有杏花如喚客。倚牆斜日數枝紅。

慈湖夾阻風

慈湖在浙江慈谿縣東北十里。

宋蘇軾

此生歸路愈茫然。無數青山水拍天。猶有小船來賣餅。喜聞村落山前。

絕句

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

雜詩

宋張耒

病腹難禁七椀茶。小窗睡起日西斜。貧無隙地栽桃李。日日門前自買花。

秋日

宋秦觀

霜落邗音邦寒。溝在揚州。積水清寒星。無數傍船明。菰音姑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

語聲。

春日偶題呈錢尚書

同上

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爲酒。家貧食粥已多時。

早夏

宋陳造

滿地榆錢未掃除。畫簷忽復燕將離。風窗夢破搔頭坐。重課兒時讀了書。

吳門道中

吳門今江蘇吳縣。

宋孫覲

數間茅屋水邊村。楊柳依依綠映門。渡口喚船人獨立。一簑煙雨濕黃昏。

新灣

宋劉子翬

冉冉盛貌。寒生水面煙。吳歌唱罷月微偏。停橈又向灣前宿。一夜西風浪打船。

橫塘

在今江蘇江寧縣西南。

宋范成大

南浦春來綠一川。石橋朱塔兩依然。年年送客橫塘路。細雨垂楊繫畫船。

春日田園雜興

同上

高田二麥接山青。傍水低田綠未耕。桃杏滿村春似錦。踏歌椎鼓以椎打過清明。

夏日田園雜興

同上

二麥俱收斗百錢。田家喚作小豐年。
餅爐飯甑增去聲。瓦器。用以炊飯者。無飢色。接到西風熟稻天。
黃塵行客汗如漿。少住儂家嗽井香。
偕與門前盤石坐。柳陰亭午亭至也。
正風涼。

冬日田園雜興

同上

炙背簷前日似烘。暖醺醺後困蒙蒙。
過門走馬伺官職。側帽籠鞭戰北風。
放船開看雪山晴。風定奇寒晚更凝。
坐聽一篙珠玉碎。不知湖面已成冰。
撥雪挑來踏地菘。味如蜜藕更肥醕。
音濃。解同濃。朱門肉食無風味。只作尋常菜把供。
村巷冬年見俗情。鄰翁講禮拜柴荆。
長衫布縷如霜雪。云是家機自織成。

聞傅氏莊紫笑花開急棹小舟觀之

宋陸游

日長無奈清愁處。醉裏來尋紫笑香。
花名。漫道閒人無一事。逢春也似蜜蜂忙。

觀梅至花涇高端叔解元見尋

同上

春暖山中雲作堆。放翁艇音挺。小舟也。子出尋梅。不須問信道傍叟。但覓梅花多處來。

貧甚戲作

處窮上策更誰如。日晏猶眠爲腹虛。尙闕鄰僧分供米。敢煩地主送園蔬。
北齋孤坐到三更。庭戶無人有月明。數種袴襦音儒。短。秋未贖。羨他鄰巷搗衣聲。

早起戲作

宋樓鑰

枕穩衾溫夢不回。閒居不怕漏聲催。天明更欲從容睡。長被兒孫惱覺來。

閔丘醫視脉曰老人之脉如小春有感

同上

老去光陰如小春。如何比得少年人。君看桃李春風後。縱有花開不是真。

約客

宋趙師秀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有約不來過夜半。閒敲碁子落燈花。

山雨

宋翁卷

一夜滿林星月白。亦無雲氣亦無雷。平明忽見溪流急。知是他山落雨來。

建劍道中

建劍。今福建建甌縣及南平縣。宋時爲建劍二州治。

宋徐璣

雲麓煙巒知幾層。一灣溪轉一灣清。行人只在清灣裏。盡日松聲雜水聲。

歲晚書事

宋劉克莊

日日抄書懶出門。小窗弄筆到黃昏。丫頭婢子忙。勻粉不管。先生硯水渾。

江村晚眺

宋戴復古

江頭落日照平沙。潮退漁舠音刀。小船也。閣岸斜。白鳥一雙臨水立。見人驚起入蘆花。

山村

同上

山崦音捺。山深處也。誰家綠樹中。短牆半露石榴紅。蕭然門巷無人到。三兩僧隨白髮翁。

到西昌呈宋愿父伯仲黃子魯諸丈

一秋無便寄平安。新雁聲聲報早寒。昨夜檢衣開故篋。去年家信把來看。

暑中雜興

宋方岳

是非不到野溪邊。只就梧桐聽雨眠。睡熟不知溪水漲。鷺鷺飛上釣魚船。

題慈雲閣

宋袁蒙齋

不見慈姓楊。名簡。湖二十年。憂心如醉復如顛。我來忽見慈雲閣。恍若慈湖現我前。

過勤息菴憶曉峯和尚

清彭紹升

十里西郊訪友回。華陽橋畔且裴廻。徘徊。松陰一徑門長閉。肯爲閒人特地開。

輪蹕同歸。南北幾曾休。極日殘陽古渡頭。銷盡英雄無限淚。黃河依舊向東流。

過花神廟

同 上

千紅萬紫太無端。過眼休教被色瞞。多謝秋風勤報告。憑闌空對夕陽殘。

寄羅臺山

同 上

無邊春色滿柴門。歷劫難酬雨露恩。一炷爐香一聲佛。海潮音喻衆僧誦經之聲。裏度朝昏。

閒陪老衲音納。僧衣也。叩山家。一道谿流帶晚霞。花落空庭曾不掃。喜逢客到煮新茶。

寓館雜句

同 上

矮屋泥牆抱鄰寬。愛將詩卷話團欒。門前車馬匆匆過。鎮日青山帶笑看。

還家偶述

同 上

瓢笠生涯西復東。青山好伴每相同。荒園破屋秋風裏。此夕還來作寓公。

弔林和靖

同 上

處士當年百不營。偏於梅鶴劇多情。梅枯鶴去人何在。冷徹孤亭月四更。有妻梅子鶴。

說之

春晚遺興

宋孔平仲

紛紛柳絮入簾飛。正是酴醿_{音徒。釀切。}花發時。斷送日長惟有睡。留連春去可無詩。青鞭
進筍偏當戶。綠葉成陰巧覆墀。百舌_{鳥名。}聲中立良久。翛然霜鬢任風吹。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

常州今江蘇武進縣。

宋蘇軾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歲。鄉音無伴苦思歸。重衾腳冷知霜
重新沐頭輕感髮稀。多謝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

同劉孝若野步

宋徐照

杖履相從步野田。坐隨墻_{砌也。}和詩篇。要看隔水人家菊。試借繫門漁父船。且緩歸舟知有月。不生酒興爲無錢。寒來莫問家中事。纔得身閑即是仙。

石亭野老家

石亭地名。在今安徽潛山縣東北。

宋戴復古

野老將余到石亭。先呼小豹_{犬也。}出相迎。依凭林谷住家穩。奔走兒童見客驚。牛豕與人爭徑路。桑麻繞屋蔽柴荆。溪邊不合栽桃李。猶恐春風惹_{爾者。}世情。

春事

宋戴昺

春事關心常早起。愛看景物試凭欄。戲魚池面微添綠。啼鳥枝頭尙帶寒。斬棘重煩新插柳。音拘也。泉頻灌自栽蘭。年來賸有園林興。每值廬邊地不寬。

感懷

宋方岳

曩昔行藏已熟籌。最爲上策是無求。看人面孔有何好。如此頭顱只麼休。草草園廬山北住。匆匆歲月水東流。莫因一片梧桐葉。瘦損能詩沈隱侯。名約六朝齊人。

日日曲

唐齊己

日日日東上。日日日西沒。任是神仙容也須成朽骨。浮雲滅復生芳草。死還出不知千古。萬古人葬向青山爲底物。

田家謠

宋陳造

麥上場蠶出筐。此時祇有田家忙。半月天晴一夜雨。前日麥地皆青秧。陰晴隨意古難得。婦後夫先各努力。倏涼驟暖繭易蛾。大婦絡絲中婦織。中婦轡業事鉛華。不比大婦能憂家。飯熟何曾趁時吃。辛苦僅得蠶事畢。小婦初嫁當少寬。令伴阿姑頑過日。明年

願得如今年。三冬不冷饒絲綿。小婦莫辭擔上肩。却放大婦侍姑前。

謝主人

宋陳與義

春禽勸我歸。主人留我住。一笑謝主人。我自無歸處。擬借溪邊三畝春。結茅依樹不依鄰。伐薪正可煩名士。分米何須待故人。

卽事戲作

宋程俱

烏啼未必惡。麾去恨不早。鵲噪兩耳聾。主人亦言好。安知一喙鳴。喜戚自顛倒。朝來羣鵲噪不已。童稚無知助吾喜。羣鵲自與烏爭巢。慎勿喜歡真悞爾。

兒歸行

宋孔武仲

澤州山中暮春之月。有鳥啼曰兒歸者。其聲甚哀。問之鄉民云。昔有里。有愛其子而憎前室之子。欲逐之。未有計。乃於種麻時。熟其半。生其半。使二子分種。曰麻生乃得歸。而誤以熟者與己子。久之所惡之子歸而已。子不返。往視之。則已化爲飛禽。啼曰兒歸。今鄉人以爲種麻之時候。余以謂人之愛憎。藏乎胸中。陰謀所發。乃在分種之際。而心手倒錯。事與願違。朝人暮禽。子母生隔。似有巧者。主張斡旋於冥冥之間。天

網雖疎。其應甚密。則夫爲人上而接其下。用心積慮。可不戒哉。又知天之所以垂戒示迹於人者。殆將使之推類以自廣。非獨此一女子也。乃作詩以記之。

兒歸兒不歸。朝爲子。母歡暮爲禽。鳥飛故居。不得返深林。安可依。此身寂寞已如此。我母在家應憶子。子今豈不思其親。空有舊心無舊身。兒歸兒不歸。春已暮。朝多風夕多雨。山雖有泉隴無黍。兒寒有誰訴。兒飢與誰語。萬物卵翼皆相隨。兒今不得歸侍母。兒歸兒不歸。年年三月種麻時。此聲煩且悲。聞昔一母而兩兒。於己所生獨愛之。麻生指作還家期。唯憎者來愛者去。物理反覆不可知。天公豈欲故如此。善惡報敏如墳篋。樂器詩經伯氏吹埙。仲氏吹箎。此言如聲之相應也。至今哀怨留空山。長爲鑒戒子母間。豈獨行客愁心顏。兒歸擢痛傷心肝。

通俗文類鈔二編

●詞

章臺柳

韓翃置妓柳氏於都下。三歲不返。
因以寄此。按章臺漢長安中街名。

唐韓翃

章臺柳。章臺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

望江南

人去也。縱是夢難留。半夜酒醒楊柳岸。一聲長笛杏花樓。樓下水空流。

又

青溪
即事

清孫致彌
邵崑

青溪好。小暖及春晴。社鼓遠敲村裏寺。紙鳶斜颺飛揚也。夜深燈天氣未清明。

漁父詞

題塵溪沈彥
實處士畫冊。

元吳鎮

紅葉村西日影餘。黃蘆灘畔月痕初。輕撥棹且歸。與掛起漁竿不釣魚。

又

明文彭

吳淞江上是儂家。每到秋來愛荻花。眠未足。日先斜。妻笑船頭看落霞。

乾荷葉

元 劉秉忠

乾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蕩。減清香。越添黃。都因昨夜一番霜。寂寞秋江上。

三臺令

南唐 馮延巳

南浦南浦翠鬢離人何處。當時攜手高樓。依舊樓前水流。水流水流水中有傷心雙淚。
如夢令 愁

明 施紹莘

只是亂花芳樹。不見此愁來路。靜裏自思量。覺道眼前無數。捱過捱過今夜月昏風大。

長相思

清 曹鑑平

月朦朧霧朦朧。杜宇_鳥名。啼殘畫檻東。梨花細雨中。山幾重。水幾重。水遠山遙信未通。
相思伴落紅。

又 孤

清 王頊齡

風淒淒雨淒淒徹_{猶通徹也}。夜愁人聽未稀。前村聞曙光。光雞飛飛。柳依依。惆悵春歸人未歸。落紅漸漸微。

又 閨意

明 施紹莘

惱春寒。怕春寒。覺道春衫件件單。春寒人未還。去時難。見時難。只有春衫處處斑。春衫不耐看。

烏夜啼

宋陳逢辰

月痕未到朱扉。送郎時暗裏。一汪兒淚沒人知。
搘溫去聲。不住收不聚。被風吹吹作
一天愁雨。損花枝。

搗練子

宋無名氏

林下路水邊亭涼吹水曲散餘醒音呈病酒也。小藤牀隨意橫。猶記得舊時經翠荷鬧雨
做秋聲。恁音衽。猶言如此也。時節不堪聽。

生查子

宋鄧肅

執手兩潸流音刪。涕貌。然情極都無語。去馬更匆匆。一息迷回顧。孤館得村醪音勞。音勞。一醉空離緒。酒醒却無人簾外三更雨。

又

宋陸游妾

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妝。整頓教愁去。不合。

畫。春。山。依。舊。留。愁。住。

女冠子

唐 章 莊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忍淚佯低面。含羞半斂眉。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除却天邊月。沒人知。

點絳脣

小園

明 施紹莘

三面臨流。一方補空。教栽竹橋南路。北時有鷗兒宿。學圃種菜之地。先生坐老三間屋。西窗讀月明。如束隣樹週廻綠。

浣溪沙

金 元 好 問

畫出清明二月天。山城三月只蕭然。閑門日日枕書眠。川下杏花渾欲雪。山中楊柳不成煙。春風廻首又明年。

又

明 儲 氏

紫燕雙雙遶畫梁。重重朱戶鎖斜陽。閑來獨坐繡鴛鴦。芳草盈堦侵砌階石也。綠落花滿院隔簾香。空庭寂寞日偏長。

傷情怨

宋周邦彥

枝頭風信漸小。看暮鴉飛了。又是黃昏閉門收返照。江南人去路杳。信未通。愁已先到。怕見孤燈霜寒。催睡早。

好事近

冬夜有懷

夢裏十年心。情味夢廻猶惡。枕上數行清淚。被驚鳥啼落。西窗瓶水夜深寒。梅花瘦如削。只有一枝春在。問東君留着。

菩薩蠻

南唐李煜

人生愁恨何能免。消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

清平樂

憶鎮陽

金元好問

悲歡聚散世事天誰管。梳去梳來雙鬢短。鏡裏看看雪滿。燕南十月霜寒。孤身去住都難。何日西窗燈火。眼前兒女團欒。

更漏子

唐溫庭筠

星斗稀。鐘鼓歇。簾外曉鶯殘月。蘭露重。柳風斜。滿庭堆落花。虛閣上倚闌望。還似去年惆悵。春欲暮。思無窮。舊歡如夢中。

又

春夜闌。春恨切。花外子規啼。月人不見。夢難憑。紅紗一點燈。偏怨別是芳節。庭下丁香千結。宵霧散。曉霞輝。梁間雙燕飛。

憶秦娥

咏雪

真奇絕。仙娥剪下瓊花葉。瓊花葉。曉山疑絮。暮山疑月。依依偏向梅邊歇。輕輕還上釵頭貼。釵頭貼。最憐纖手掃烹時節。

朝中措

浮遠堂

橫江一抹是平沙。沙上幾千家。到得人家盡處。依然水接天涯。危欄送目。翩翩去鷁。音益鳥名。舟上恒繪鷁以驚魚。點點歸鴉。漁唱不知何處。多應只在蘆花。

應天長

春日田家樂

明 周世臣

溪南溪北橋橫木。牘有行人影。孤獨柳數圍。傳新綠。剛覆三間茆屋。床頭棲野鷺。間

明 施紹莘

個籬邊眠犢。黃土矮牆堅築。安頓初添竹。

風蝶令

清朱彝尊

秋雨疎偏響。秋蟲夜逃并去聲。涌也。啼空牀。取次薄衾攏。未到酒醒時候。已淒淒。塞鴈橫天遠。江雲擁樹低。一灣楊柳板橋西。料得燈昏獨上小樓梯。

醉花陰

和金嶠庵韻

清仲恒

一春風雨春將暮。又把春光誤。無奈惱春情。春鳥春花都逐春歸去。春來原是無憑據。春去知何處。把酒囑春風。我欲留春試問春。相許。

又

清徐允哲

峭寒吹雨和風驟。花落苔成繡。把酒對芳園。枝上鶯聲啼過清明候。惜春無計當春晝。梅子青如豆。記得去年時簾幙重重。有個人消瘦。

浪淘沙

清許昂霄

細雨滴芭蕉。暑氣全消。簾紋如水夢迢迢。明月半牀香。半鼎忍負良宵。殘燭一條條。
戍鼓謂駐邊防軍所擊之鼓聲也。初敲不堪瘦盡沈郎。沈約梁人。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不用。與徐勉書陳情。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

移。見。腰窗外露蛩聲斷續似訴無聊。

又
山西余山居

明施紹莘

早起便看山暮也看山前山重疊後山彎更有一峯奇秀也直近欄杆巖外杏花殘翠裏紅斑山頭無雨亦常煙白鳥飛來點破也在有無間

虞美人

宋沈端節

去年寒食初相見花上雙飛燕今年寒食又花開垂下重簾不許燕歸來隔簾聽燕呢喃音尼南語似說相思苦東君都不管閑愁一任落花飛燕兩悠悠

又

明韓曾駒

落花不爲隨春去別有閒情緒尋花偶過野人家偏是菜花開盡見桃花無情每恨良宵月圓少翻多缺上弦每月月初八九日月光上缺數到下弦每月二十二三日月光下缺其半時間有幾多明月上花枝

玉樓春

元劉因

未開常探花開未又恐纔開風雨至花開風雨不相妨爲甚不來花下醉今年休作

明年計明日已非今日事。春風欲勸坐中人。一片落紅當眼墜。

又

明來集之

窗外松篁初過雨。半天爽氣開煙霧。狂懷無計奈花飛。倚樓獨自和鶯語。偏是春來無意緒。隻身沒個安排處。溪流一派送愁來。山圍四面裹愁住。

蝶戀花

春

清王燮

開徧天桃常惹恨。燕子啣來特地傳芳信。幾度閒園空落盡。如今漸是清明近。昨日倚樓閒整鬢。柳絮空簾添與人愁悶。春爲多情春也困。亂紅如雨飛成陣。

又

過黃艾庵先
生鷗邊小閣

清陳聶恒

簾卷一層波萬頃。百畝爲頃。嫋嫋^{音鳥}風。風生吹得斜陽冷。看盡小橋秋樹影。落殘松子香。猶臘此夜不成還獨醒。獨立花前愛酒人。微病已到月明歸。未肯隔谿飄渺傳僧磬。

又

清沈二曾

風雨一天晴未得。芳草菲菲早過清明節。多事東風吹不歇。梨花處處飄如雪。方濃誰喚急。却是呢喃低向幽人說。無計留春春欲別。來年再問春消息。曉夢

漁家傲

高寄仲

宋陸游

東望山陰今紹興縣。何處是。往來一萬三千里。寫得家書空滿紙。流情淚。書回已是明年事。
寄語紅橋橋下水。扁舟何日尋兄弟。行徧天涯真老矣。愁無寐。鬢絲幾縷茶煙裏。

行香子

宋于真人

閬苑仙人所居之境。瀛洲山金谷別廬在河南洛陽縣西。晉石崇云。余有重樓。總不如茅舍。清幽野花鋪地。算也風流。却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也。酒熟堪篤。楚鳩切酒籠。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閑一步。著甚來由。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歌也。

青玉案

宋黃公紹

年年社日停針線。爭忍見雙飛燕。今日江城春已半。一身猶在亂山深處。寂寞溪橋畔。
征衫著破誰針線。點點行行淚痕滿。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戴。酒無人勸。醉也無人管。

人管

又述

幾乎忘了春之杪。虧殺有荼蕪名。報快把榔音耶。木名。其實類瓢。開之可爲酒器。杯花下倒切須沉醉。

明施紹莘

休教醒了生怕春風笑。逢花便折也。斜簪帽隨分奇花和賤草。鸞鳳鷯鶴音焦鳥多是鳥高低休論是非休誚爭甚閒公道。

御街行

宋無名氏

霜風漸緊寒侵袂。聽孤鴈聲嘹唳。音聊戾。一聲聲送一聲悲。雲淡碧天如水。披衣告語。鴈兒略住聽我些兒事。塔兒南畔城兒裏。第三個橋兒外。瀕河西岸小紅樓門外梧桐雕砌。請教且與低聲飛過那裏。有個人無寐。

滿江紅

明王彥泓

眼角眉端誰道是便成拋散。怕向那定情簾下訴愁牕畔。幾度卸裝垂手望。無端夢覺低聲喚。猛思量此際正天涯。啼珠濺。音箭水激也。欲寄語加餐飯。難囑付憑魚鴈隔。雲山牽挽寸心如線。善病每逢春月臥。長愁多向花前歎。况如今憔悴已難堪。何曾慣。

又况旅

明施紹莘

雨飯風衣已冬殘。猶是行客雲水暗。晚風剛順晚潮尤逆。樹裏漁家遙。又出天南煙火斜。還直看前頭水鶴音貫水鳥名立如人蒹葭白。窮鄉路轉荒僻。幾十里無人跡。但亂鴉

枯樹慘吾行色。惡浪幾堆驚櫓失前山。一片當船黑。歎年來南北與東西。身如織。

水調歌頭

宋葛長庚

江上春山遠。山下暮雲長。相留相送。時見雙燕語風檣。音牆帆柱。滿目飛花萬點。回首故人千里。把酒沃愁腸。回鴈峯。在湖南衡陽縣南。謂勢如雁之迴旋也。前路煙樹正蒼蒼。漏聲殘。燈焰短。馬蹄香。浮雲飛絮。一身將影向瀟湘。在湖南。二水名。多少風前月下迤。音邇。音里。邇旁行也。天涯海角。魂夢亦淒涼。又是春將暮。無語對斜陽。

疎影

芭蕉

清朱彝尊

是誰種汝。把綠天。一片檐牙遮住。欲折翻連乍。卷還抽。釀得愁心如許。秋來慣與羈人伴。惹多少冷風淒雨。那更堪一點疎燈繞砌。暗蟲交訴。待把蛛絲拭却。試今朝留與個人題句。小院誰來依舊。黃昏明月暫飛還去。羅衾夢斷三更後。又一葉一聲低語。拏今番盡翦秋陰。移植櫻桃花樹。

賀新郎

肇慶府送談
金華張月窗

宋葛長庚

謂是無情者。又如何。臨歧欲別。淚珠如灑。此去蘭舟雙槳急。兩岸秋山似畫。況已是芙蓉

蓉開也。小立西風楊柳岸。覺衣單略說些話。重把我袖兒把。小詞做了和愁寫。送將歸要相思處。月明今夜客裏不堪。仍送客平昔交游亦寡。況慘慘蒼梧地名在湖南之野。未可淒涼休哽咽。更明朝後日纔方卸。情默默斜陽下。

又

清卓允基

寂寂重門閉。鎮黃昏。懶挑蘭燭上聲也。燭。半閒鴛被萬點瀟瀟。無情雨。時向紗窗飛墜。恰似伴人愁淚。誰說春宵未易得。怎渾如秋夜。難成寐。無語處。暗憔悴。天公料得無私意。想人間昏昏曉曉。一般况味。可惜少年行樂事。大半輸他夢裏酒。醒後小樓遍倚。獨自三更凝望久。但春山煙樹春江水。離別恨倩誰寄。



通俗文類鈔二編

●尺牘

蘇軾與廣西憲曹司勳書

惠州風土差厚。山水深秀。食物粗有。但少藥耳。子由名轍。弟。頻得書甚安。某惟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興。江蘇縣名。兒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肉耳。

與滕達道書

某啟一別十四年。流離契闊。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悵然。不覺涕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別來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解鬱鬱。且審起居佳勝爲慰。宜興田已問去。若得稍佳者。當扁舟徑往視之。見公固所願。然事有可慮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即今常州。則固當至治下指管轉之地。攬古巧切。擾公數月也。

答楊濟甫書

都下春色已盛。但塊然獨處。無與爲樂。所居廳前。有小花圃。課童種菜。亦少有佳趣。傍

宜秋門。汴城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

答范夢得書

屢得蜀公姓范。名鎮。書知佳健。二家兄書云。每去輒留食。食倍於我輩。此大慶也。頻得潞公姓文。名手筆。皆詳悉精好。富公名弼。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許人。信否。君實姓司馬。名光。固甚清安。得此數公。無恙。差慰人意。

答濠州陳章朝請書

示諭學琴。足以自娛。私亦欲耳。但老嬾不能復勞心。有廬山在江西。崔閑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

答吳子野書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後一覽其詩。爲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近江。俯臨斷岸。几席之下。風濤掀音軒。天對岸卽武昌諸山。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道一兩程。即可相見也。

黃庭堅答曹荀龍書

辱書勤懇感慰。承奉親在江湖間。縣僻無事。何樂如之。在康莊。大路。塵埃音哀也。中常苦人。事奪光陰。得岑寂處。可讀書作字。佳耳。讀書勿求多。唯要貫穿。使義理融暢。則欲下筆時不塞吃。滯鈍之意。也。

朱晦菴與其弟子書

學者有志不立。真是無著力處。只如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其病痛所起。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陸九齡與金溪宰書

團結禦寇。須知何人可用。何兵可戰。如何分布營寨。士邁切。木柵也。如何置備糧食。聽誰統轄。胡瞎切。管轄也。如何防堵把截。若昧昧使之。不是以戰事爲兒戲麼。

陸象山與邵叔誼書

茲得來示。方知窒音質。塞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眞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

繆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

與呂子約書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我事邪。

王塘南與人書

吾輩無一刻無習氣。但以覺性爲主。時時照察之。則習氣之面目。亦無一刻不自見得。既不能時時刻刻見得習氣。則必不爲習氣所奪。蓋凡可覩聞者。皆習氣也。情欲意見。又習氣之粗者也。學貴能疑。但點點滴滴。只在心體上用力。則其疑亦只在一處。疑一處。疑者。疑之極。必自豁然矣。若只泛然測度道理。則其疑未免離根。離根之疑。愈疑而愈增。多歧之惑矣。

王龍溪與人書

一毫私己。著不得。方是立志。只爲平日有慣習處。軟熟滑溜。易於因仍。今當一切斬去。

只是不容放過。時時刻刻須此念出頭作主。更無纖微舊習在身。方是工夫。方是立命。
耿天臺與周少魯書

學問一道。只是自己大發願心。真真切切肯求。便日進而不自知矣。蓋只此肯求。便就是道了。求得自己漸漸有些滋味。自家便放歇不下。便是得了。

許敬菴與友書

吾儕學問見處。俱不相遠。只是實有諸已爲難能於日用工夫。更不疎放。真真切切。實實平平。不容意見盤桓。則此理漸有諸已矣。此學無內外。相人已相打得過處。方是德性流行。打不過時。終屬私己。猶爲氣質用事。吾輩進修得失。涵養淺深。亦只驗諸此而已。

孟我畧與人書

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也。有人於此養其元氣。保其四肢。血氣和平。雖有風寒暑濕。不得乘間而入。使不保元氣。藥劑日來。則精神日耗。邪氣日侵。因藥而發病者。日相尋焉。終身病夫而已。豈善養身體者乎。

又

必有主人方可逐賊。此就多積者言耳。若家無長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臥。盜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則防。旣來則逐乎。

高景逸與友書

貨色二字落脚便成禽獸可不警哉。且自昔聖賢兢兢業業不敢縱口說一句大膽話。今却不然。

又

人生處順境好過却險處逆境難過却穩世味一些靠不著方見道味親切道味有些靠不着只是世味插和兩者推敲儘有進步若順境中一切混過矣。

徹悟禪師覆香嚴居士書

月內二十九日得尊札備悉一切欣慰無量讀札內有念佛期過三七尙未見相好云云觀此用心之切立行之猛此百日內當必有大不思議之成就但此時不可預存期效之心存之則增躁動而翻爲障礙矣此係修行門中微細心病不可不知直須深信

諦了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全心卽佛。全佛卽心。一念現前。卽一念相應。念念現前。卽念念相應。但使此念常現在前。便是真實效驗。離此念外別求效驗。便是間斷。便不親切。便入岐路矣。經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正此之謂也。鄙見如此。不識居士於意云何。

蓮池大師與馮筠居居士書

七十古稀。百年能幾。今此暮景。正宜放開懷抱。看破世間。宛如一場戲劇。何有真實。但以一聲阿彌陀佛。消遣光陰。但以西方極樂世界爲我家舍。我今念佛。日後當生西方。何幸如之。發大歡喜。莫生煩惱。倘遇不如意事。卽便撥轉心頭。這一聲佛。急急提念。却回光返照。我是阿彌陀佛世界中人。奈何與世人一般見識。回瞋作喜。一心念佛。此是智慧中人大安樂大解脫法門也。

曾滌生與弟沅浦季洪書

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卽爲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爲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强禦之意。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

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體驗者也。

與弟沅浦書

鄂署五福堂有回祿_火之災。幸人口無恙。正房無恙。受驚已不小矣。其屋係板壁紙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說打雜人役失火。固不可疑會匪之毒謀。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細。若大驚小怪。胡想亂猜。生出多少枝葉。仇家轉得傳播。以爲快。惟有處處泰然。行所無事。申甫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星岡公所謂有福之人。善退財。真處逆境者之良法也。弟求兄隨時訓示申儆。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爲體。以不怨不尤爲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

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恆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工夫。奏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詞此皆圓融能達工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常不能免。亦皆隨時強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學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後痛下鍼砭石治平聲。以必有大進立達二字。吾於己未年曾寫於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強。但於能達處尙欠體驗。於不怨尤處尙難強制。吾信中言皆隨時指點。勸弟強制也。

與澄弟書

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後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吾兄弟欲爲先人留遺澤。爲後人惜餘福。除却勤儉二字。別無做法。弟與沅弟皆能勤而不能儉。余微儉而不甚儉。子姪看大眼吃大口。後來恐難挽回。弟須時時留心。

又

接弟信。知黃鼎甫姪婿去世。不勝悲愴。姪女青年無子。何堪當此大故。溫弟婦憂患餘生。何以遣此悲懷。天之阨人。每有理所不可測者。而老弟二十年以來。凡親屬疾病死

喪之事。皆弟一人歷其危險。嘗其勞苦。精力竭矣。憂慮飽矣。弟所盡職於骨肉之際。其劬勞蓋百倍於阿兄。且愧且憐。蕙妹於十四日去世。乃延至二十日始大殮。未免太遲。凡地師及選擇方術之言。其近情理者。信之。其不近情理者。決不必信。七日始大殮。此不近情理之言也。吾祖星岡公於僧道巫醫及堪輿星命之言。皆不甚信。故凡不近理之言。不敢向之開口。吾家兄弟子姪。總以恪守星岡公之繩墨爲要。

又

捐務公事。余意弟總以絕不答一言爲妙。凡官運極盛之時。子弟經手公事。格外順手。一倡百和。然閒言卽由此起。怨謗卽由此興。吾兄弟當於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爲衰時。百事拂逆。地步弟此後若到長沙衡州湘鄉等處。總以不干預公事爲第一義。此阿兄閱歷極深之言。望弟記之。

又

服藥之事。余閱歷極久。不特標病服表劑。最易錯誤。利害參半。卽本病服參茸音戎。卽鹿茸。等味。亦鮮實效。如胡文忠公李勇毅公。以參茸燕菜作家常酒飯。亦終無所補救。余現

在調養之法。飯必精鑿。蔬菜以肉湯煮之。雞鴨魚羊豕炖_{他昆}。得極爛。又多辦醬菜鹹菜之屬。以爲天下之至味大補。莫過於此。孟子及禮記所載養老之法。事親之道。皆不出乎此。豈古之聖賢皆愚。必如後世之好服參茸燕菜魚翅海參。而後爲智耶。

與弟澄侯沅浦書

久未寄書。想吾弟懸望之至。屢接弟信。承寄健脾糕茶葉臘肉之類。謝謝不盡。余身體尚好。今年不甚酷熱。眩暈疝氣等病未發。惟目光昏蒙如常。亦不吃藥點藥。內人腳腫已消。膝尚作痛。略可站立。不能行動。久病之後。此已算全愈矣。馮樹堂已抵家否。渠在此小住兼旬。又至上海訪涂朗仙。又至六安州代吳竹如先生相擇陽宅陰地。並爲涂家擇地數次。又言八九月間將至湘鄉廿四都等處爲我預卜葬地。若果至吾鄉請澄弟殷勤款接。渠昔在祁門。余與之口角失歡。至今悔之。今年渠至此間。余對之甚愧也。余往年開罪之處。近日一一追悔其於次青。姓李。名元度。曾因軍事被劾。尤甚。昔與次青在營。曾有兩家聯姻之說。其時溫弟沅弟均尙有未定姻事者。係指同輩言之。非指後輩言之也。頃聞次青欲與紀澤聯姻。斷無不允之理。特輩行不合抱慚滋深耳。長沙無閱微草堂

筆記。紀曉嵐著。當卽以此間一部寄弟。紙板亦壞。較之金陵市店之小板。猶略勝耳。

又

近四年。每年寄銀少許與親屬三黨。父黨妻黨母今年仍循此例。惟徐州距家太遠。勇丁不能攜帶。因寫信與南坡。請其在鹽局兌匯。余將來在揚州歸款。請二弟照單封好。用紅紙箋寫菲儀等字。年內分送。千里寄此毫毛。禮文不可不敬也。

諭子紀澤書

字諭紀澤爾。十一日患病。十六日尙神倦頭眩。不知近已全愈否。吾於凡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卽養生之道亦然。體彊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體弱者如貧人。因節嗇而自全。節嗇非獨食色之性也。卽讀書用心亦宜檢約。不使太過。

又

養生以少惱怒爲本。嘗教爾。胸中不宜太苦。須活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亦去惱怒之道也。旣戒惱怒。又知節嗇。養生之道已盡。其在我者矣。此外壽之長短。病之有無。一概聽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計較他。凡多服藥餌。求禱神祇。皆妄想也。吾於醫藥禱祀。

等事。皆記星岡公之遺訓。而稍加推闡。教爾後輩。爾可常常與家中內外言之。

又

字諭紀澤。余定於正初北上。頃已附片覆奏。屆時鴻兒隨行。兩月回豫。鴻兒三月可還湘也。余決計此後不復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但在營中照料雜事。維繫軍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於大禍大謗。若小小凶咎。則亦聽之而已。余近日身體頗健。鴻兒亦發胖。家中興衰全係乎內政之整散。爾母率二婦諸女。於酒食紡績二事。斷不可不常常勤習。目下官雖無恙。須時時作罷官衰替之想。至囑至囑。

諭子紀鴻書

字諭紀鴻。爾學柳帖琅邪碑。效其骨力。則失其結構。有其開張。則無其攬摶。古帖本不易學。然爾學之。尙不過旬日焉能衆美畢備。收效如此神速。余昔學顏柳帖。臨摹動輒數百紙。猶且一無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間架。皆無可觀。余自愧而惡之。四十八歲以後。習李北海嶽麓寺碑。略有進境。然業歷八年之久。臨摹已過千紙。今爾用功未滿一月。遂欲遽至神妙耶。余於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爾不可求名太驟。

求效太捷也。以後每日習柳字百個。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徐摹帖。宜疾專學其開張處。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余所責爾之功課。并無多事。每日習字一百。閱通鑑五葉。誦熟書一千字。三八日作一文一詩。此課極簡。每日不過兩個時辰。即可完畢。而看讀寫作四者俱全。餘則聽爾自爲主張可也。

諭姪紀瑞書

前接吾姪來信。字跡端秀。知近日大有長進。紀鴻奉母來此。詢及一切。知姪身體業已長成。孝友謹慎。至以爲慰。吾家累世以來。孝弟勤儉。輔臣公以上。吾不及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卽起。竟日無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正月上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爲零用之需。五月歸時。僅用去二文。尙餘九十八文。還其父。其儉如此。星岡公當孫入翰林之後。猶親自種菜收糞。吾父竹亭公之勤儉。則爾等所見及也。今家中境地雖漸寬裕。姪與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艱難。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

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儉字工夫。第一莫着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雇工。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的。姪等處最順之境。當最富之年。明年又從最賢之師。但須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願吾姪早勉之也。

左宗棠與子書

字諭霖兒知之。閱爾所寫請安帖子。字畫尚好。心中歡喜。爾近來讀小學否。小學宋朱晦菴輯所一書。是聖賢教人作人的樣子。爾讀一句。須要曉得一句的解。曉得解就要照樣做。

古人說事父母事君。上事兄長。待昆弟朋友夫婦之道。以及灑掃應對進退。吃飯穿衣。均有現成的好榜樣。口裏讀著這一句。心裏就想著這一句。又看自己能照者樣做否。能如古人就是好人。不能就不好。就要改方是。會讀書。將來可成就一個好子弟。我心裏就歡喜。爾能聽我教。就是爾的孝。早眠早起。讀書要眼到口到。心到。寫字溫書要多遍。熟。讀生書。要細心聽解。走路吃飯穿衣說話。均要學好樣。此紙可粘學堂牆壁。日看一遍。

與姪書

癸亥姪覽之。郭意翁來詢悉二十四日嘉禮昏禮告成。凡百順吉。我爲欣然。爾今已冠。且授室矣。當立志學作好人。苦心讀書。以荷世業。吾與爾父漸老矣。爾於諸子中年稍長。姿性近於善良。故我之望爾成立尤切。爲家門計。亦所以爲爾計也。爾其敬聽之。

又

用財有道。自奉寧過於儉。待人寧過於厚。尋常酬應。則酌理施報可也。濟人之道。先其親者後其疏者。先其急者次其緩者。待工作力役之人。宜從厚償其勞。憫其苦也。廣惠之道。亦遠怨之道也。

人生讀書得力。祇有數年。十六以前。知識未開。二十五六以後。人事漸雜。此數年中放過。則無成矣。勉之。

與夫人書

筠心夫人近好。久未得手書。知脚氣尙未復元。衰老之年。氣血虛耗。飲食藥餌。須隨時

調補勿過節省。以貽我憂。霖兒娶婦後。漸有成人之度否。讀書不必急求進功。祇要有恆無間。養得此心純一專靜。自然所學日進耳。新婦性質何如。教婦初來。須令其多識道理。爲家門久遠計。小學女誠。可令諸姊勤爲講明也。

與子孝威書

孝威知之。吾以婞直狷狹之性。不合時宜。自分長爲農夫。以沒世。遭際亂離。始應當事之聘。出深山而入圍城。初意亦祇保衛桑梓。未敢侈談大局也。文宗顯皇帝以中外交章論薦。始有意乎其爲人。凡兩湖之人。及官於兩湖者。入見無不垂詢及之。以未著朝籍之人辱荷恩知如此。亦希世之奇遇。駱璋名秉曾名國。胡翼名林。之保。則已在聖明洞鑒之後矣。官文旅人時爲兩湖總督。因樊燮事。欲行搆陷之計。其時諸公無敢一言誦其冤者。潘公祖蔭。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其奏疏。直云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某人。於是蒙諭垂詢諸公。乃敢言左某果可用矣。咸豐六年給諫宗君稷辰之薦舉人才。以我居首。咸豐十年少詹潘君祖蔭之直糾官文。皆與吾無一面之緣。無一字之交。宗蓋得聞之。嚴丈仙舫潘蓋得聞之。郭仁先也。郭仁先與我交稍深。咸豐元年與

我邑人公議。以我應孝廉方正制科。其與潘君所言。我亦不知作何語。宗疏所稱。則嚴仙舫丈親得之長沙城中及武昌城中者。與吾共患難之日多。故得知其詳。兩君直道如此。却從不於我處道及隻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感之。此誼非近人所有。而宗潘之留意。正人見義之勇。亦非尋常可及矣。吾三十五歲而生爾。爾生七歲。吾入長沙居戎幕。雖延師課爾。未及躬親訓督。我近事爾亦不及周知。宜多謬誤。茲略舉一二示之。二伯所言。不願姪輩有紈袴氣即驕奢氣。此語誠然。兒等當敬聽勿違。永保先澤。吾家積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紙不能詳。爾母歸我時。我已舉於鄉。境遇較前稍異。然吾與爾母言及先世艱窘之狀。未嘗不泣下霑襟也。吾二十九初度時。在小淹館中。曾作詩八首。中一首。述及吾父母貧苦之狀。有四句云。研田終歲營兒餉。同哺食也。糠屑經時當夕飧。乾坤憂痛何時畢。忍屬兒孫敵菜根。至今每一諷詠及之。猶悲愴不能自己。自入軍以來。非宴客不用海菜。窮冬猶衣縕音纏。舊絮。袍冀與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豊恐先世所貽餘福。至吾身而折盡耳。古人訓子弟以敵得菜根。百事可作。若吾家則更宜有進於此者。菜根視糠屑。則已爲可口矣。爾曹念之。忍效紈袴所爲乎。更有一語屬爾。近時聰明子。

弟文藝粗有可觀。便自高位置於人多所凌忽。不但同輩中無誠心推許之人。卽名輩居先者亦貌敬而心薄之。舉止輕脫。疏放自喜。更事日淺。偏好縱言高論。德業不加進。偏好聞人過失。好以言語侮人。文字譏人。與輕薄之徒。互相標榜。自命爲名士。此近時所謂名士氣。吾少時亦曾犯此。中年稍稍讀書。又得師友箴規之益。乃少自損抑。每一念及從前倨傲之態。誕妄之談。時覺慚赧。爾母或笑舉前事相規。輒掩耳不欲聽也。爾宜戒之。勿以爾父少年舉動爲可效也。至子弟好交結淫朋逸友。今日戲場。明日酒館。甚至嫖賭鴉片。無事不爲。是爲下流種子。或喜看小說傳奇。誨淫長惰。令人損德喪恥。此皆不肖之尤。固不必論。吾以德薄能淺之人。忝竊高位。督師十月未能克一郡。救一方。上負朝廷。下孤民望。爾輩聞吾敗固宜憂。聞吾勝不可以爲喜。旣奉撫浙之命。則浙江之土地人民。皆責之。我旣奉督辦之命。則東南大局。亦將與有責焉。有見過之時。無見功之日。每詠韋蘇州爲應物。唐人曾巨業切。入山從伯父讀書。可將此帖別寫一通。置之案頭。時加省覽。如日與我對。庶免竹器。

我憂此帖亦宜與潤兒及癸叟世延傳觀並各鈔一分俾悉我意。

又

孝威兄弟同覽連接爾等來信知眷屬平安爾母病體尙能如常甚慰我意豐孫模本字甚秀勁可愛聞其喜讀書天性亦厚尤爲歡慰但年齒尙小每日工課斷不可多能唸兩百字只令唸一百字能寫百字只令寫五十字起坐聽其自由不可太加拘束飲食宜淡泊衣冠宜樸潔久久自然成一讀書子弟便是過望吾家積世寒素吾驟致大名美已盡矣須當時蘊釀元氣再重之積累庶可多延時日也先生品旣端卽是難得勵同性分本不高難於開曉不能怪先生不善教誘也最怕是輕儇許緣切利也刻薄之流一經延致便令子弟不成好樣也慎之大舅廣東有信來否光景何如爾民在江西專想做官三姐有信來有典盡押絕之說吾以四百兩匯寄尙未接其回信將來看外孫能成人否四姐苦命在家有二姐同住尙不寂寞爾曹可敬事之如兄今歲湖南水災過重災異疊見吾捐廉萬兩助賑並不入奏回思道光二十八九年柳莊散米散藥情景如昨彼時吾以寒士爲此人以爲義可也至今時位至總督握欽符養廉歲得二萬

兩區區之賑爲德。於鄉亦何足云。有道。及此者謹謝之。慎勿如世俗求敍。至要至要。吾嘗言。士人居鄉里能救一命。卽一功德。以其無活人之權也。若居然高官厚祿。則所托命者。奚止數萬。數百萬。數千萬。縱能時存活人之心。時作活人之事。尙未知所活幾何。其求活未能。欲救不得者。皆罪過也。况敢以之爲功乎。自入關隴以來。首以賑撫爲急。總不欲令吾目中見一餓斃之人。吾耳中聞一餓斃之事。隴甘肅省之苦況。與浙江嚴州光景相似。而荒瘠過之。人民百不存一矣。狼最多。至於匪盜之害。吾民者必捕獲盡法懲處。行吾心之所安。求不爲兒孫造孽而已。爾曹試以此存之心胸間。縱常居鄉里。亦足稱善人也。

又與諸子書

威寬勛同知之。得威書。知四月朔已抵家。慰甚。腰痛咳嗽。已全愈否。格外葆慎。勿貽吾憂也。二伯病狀前得寬書。已知大概。恐心疾不可愈矣。中年哀樂多端。足損懷抱。况老年多病。何以堪此。爾輩但常省視。凡可博老人歡者。極力爲之。或有時漸忘憂戚。亦未可知耳。家中土木之工。計已完竣。寬書來。極知謬誤。吾亦不深責。爾輩須時以老子爲

念勿以庸妄時。擾父怒。讀書行已。刻求精進。兄弟相爲師友。勿比匪人。吾之願也。爾母三年終矣。此三年中。家中一切能如爾母在時否。庶母已老。家事一切不必操勞。兒婦諸宜照管。勤儉忠厚四字。時常在意。家門其有望乎。此間雨水應節。禾苗大好。可期豐稔。民氣漸蘇。賊情無變。七月可進蘭垣。今甘肅蘭州。吾腹泄如常。幸尙耐苦。活一日辦一日事。盡一日心而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7211B

民國十一年年十一月再版行刷

通俗文類鈔(全編)

每編定價銀二角

有不
著准
作翻
權印

編輯者 新文學社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石家莊 漢口 東昌 沙常 德福 市蘭 州衡 州貴 州吉 林潮 州安 開封 濟南 徐州 西安 桂林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武昌 長春
漢口 南昌 南京 杭州 濟南 保定 武昌 太原
黑龍江 張家口 新加坡



E48715